



肖貌部

形貌

奇怪 魁偉 肥瘦 豐美 短小 寢陋 形貌相似
外貌徒美並附

頭面

眉目

慧目附

鼻耳

耳聾附

口

口吃

唇並附

舌齒

髮

鬚髯

腹心

膽附

手足

髑髏

眠眩

夢

笑

嘯

事文後集

加³
160
516



利
之
七



初國古公... 卷之十八

妻安 杜 務 和 父 編
 與 誠 啓 信 卷 子 和 梓

形 貌 九 百 餘 種 備 此 卷
 小 德 性 亦 能 辨 別

念 之 貴 於 德 貴 天 所 賦 性 亦 有 貴
 之 人 尚 其 貴 人 尚 其 貴

160
16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後集卷之十八

建安 祝穆 和父 編

建業 唐富春 子和 梓

肖貌部

形貌 奇恠 魁偉 肥 瘦
豐美 短小 寢陋 形貌相似

外貌徒美 並附

群書要語形色天性也疏人之形與色皆天所賦性所有也盡
道與之貌天與之形惡得不謂之人德充符人肖天地之貌
懷五常之性前刑法志

詩句烟如一段清水出萬壑置在迎風寒露之玉壺杜入奏行

利 268 16



不獨飯山朝我瘦也應糠覈快君肥多坡

古今事實

古帝異相以下係奇怪

庖犧女媧神農夏后氏蛇身人面牛首虎鼻有非人之狀而有
大聖之德列子黃帝篇

孔子異相

孔子生而首上圩頂索隱注言頂上中低而四傍高也史

晉公子重耳及曹曹共公聞其駢肩欲觀其裸浴薄而觀之

三十二

龍伯國人長三十丈生萬八千歲而死河圖玉版

支離疏者願隱於臍肩高於頂莊子

龍伯國人長以下係魁偉

身長

禹長九尺九寸湯長九尺文王長十尺孔子長九尺六寸腰大
十圍曹交九尺四寸以長食粟而已子胥長一丈眉間一尺
俱吳越春秋

防風橫九畝

禹致群臣於會稽之山防風後至禹殺而戮之身橫九畝史記
吳伐越隨會稽獲骨焉節專車郎此國語魯文公十年叔孫
得臣敗狄于鹹長狄也兄弟二人犬害中國在石不能害叔孫

得臣射中其目身橫九畝斷其首眉見於軾穀梁

王商威重

王商有威重長八尺餘容貌過絕人單于來朝商坐未央殿中單于前拜謁仰視商貌大畏之

重八百斤

晉南陽王保體質豐備自稱重八百斤喜睡不能御婦人年二十七薨

以貌取人

後魏楊愔典選多以貌取人時謗云尚書典選似貧人買瓜惟取其大者

夫謂貌者自比美貌以下係豐美

鄒忌為齊相長八尺餘體肥麗朝服衣冠窺照自視謂其妻曰我與城北徐公孰美妻曰君美徐公齊之美者也忌不信復問妻妻曰君美且日客從外來忌復問之客亦曰徐公不如君及徐公來忌熟視之自以為不如因思之曰吾妻之美我私我也妾之美我畏我也客之美我有求於我也於是入朝見威王曰臣誠不如徐公而臣妻妾及客皆言臣美或私畏於臣或有求於臣公齊地千里宮女左右莫不私王朝廷之臣莫不畏王四境之內莫不有求於王由是觀之王之蔽甚矣王曰善乃令群臣吏民能面刺吾過者受上賞十二國春秋

狀如女子

張良贊云以為其人計魁梧奇偉至見其圖狀貌如婦人好子女

兼葭倚玉

毛曾與夏侯共坐時人謂之兼葭倚玉

珠玉在側

見甥舅門

嫗悅其貌

王濛善書畫姿容嘗覽鏡自照稱其父字曰王文開生如此兒耶居貧帽破自入市買之嫗悅其貌遺以新帽

投果滿車

潘岳美姿容少時嘗挾彈出洛陽道婦人遇之者皆連手縈繞投之以果遂滿車而回

連壁

潘安仁夏侯湛並美姿容每同行人謂之連壁

如千丈松

庾子嵩數目和嶠森森如千丈松磊砢有節目施之大厦有棟梁之用

如春月柳

王恭美姿容人多悅之或目之曰濯濯如春月柳永明王見靈和殿前柳曰此柳風流似張緒少年時

談藪
生寧馨兒

王衍精神俊秀山濤見而歎曰何物老嫗生寧馨兒嘗與交遊詣酒家飲觀者如市酒家益樽饋食以延留之

玉山映人

裴楷風神高邁時謂之王人又云如近玉山照映人也

醉顏玉山

嵇康身長七尺八寸。風姿特異。山公曰。嵇叔夜之為人。昂昂若孤松之獨立。其醉也。巍巍若玉山之將頹。

瑶林瓊樹

王戎神姿高徹。如瑶林瓊樹。自然風塵表物。

王筭班

唐蔣凝美。風標每到朝士家。以為祥瑞。王中號為王筭班。朝鸞停鵠峙。見祖孫門。

六郎似蓮花

張昌宗以姿貌華。楊再思曰。人言六郎似蓮花。正謂蓮花似六郎。義勝故肥。以下係肥。

子夏見曾子。曾子曰。何肥也。對曰。戰勝故肥也。吾入見先王之義。則榮之。出見富貴之樂。又榮之。兩者戰於胸中。未知勝負。故懼。今先王之義勝。故肥。韓非子

腰帶十圍

東平王蒼腰帶十圍。晉尹綈慕容超。身長八尺。腰帶十圍。

如瓠

張蒼當斬。解衣伏鎖。長大肥白如瓠。王陵見而恠其美。士乃言於沛公赦勿斬。

食糠數肥

陳平為人長大。美色。或謂平貧。何食而肥。其嫂疾其不事家產。曰。亦食糠。數耳。有叔如此。不如無伯。聞逐其婦。王戎子萬有。

羨名少而大肥我今食糠而肥愈甚年十九卒

然火臍中

董卓尸於市天時始熱卓素充肥脂流於地守乃更然火置卓臍中光明達驛

何悅而肥

庾公過周伯仁伯仁曰君何所欣悅而忽肥庾曰君復何所憂而忽瘦伯仁曰吾無所憂直是清虛邇來滓穢自去耳世說

何肥而癡

沈昭畧嘗遇王約張目視之曰汝是王約耶何乃肥而癡約曰汝沈昭畧耶何乃瘦而狂世說

體肥而舞

中宗復位祝欽明為祭酒帝與群臣宴自言能入風舞帝訝之欽明體肥而醜據地搖頭眩目曲盡舞態帝大笑盧藏用曰是舉五經掃地

布袋和尚

明州布袋和尚形裁臞瘦蹙額瞠腹蓋彌勒佛之化身也傳燈

肥瘦相嘲

王淇張元同在南京晏元獻幕張肥大王以太牢目之王瘦小張以獼猴目之一日有米糲至八百里村水淺當剥載張往督王曰所謂八百里剥也張曰未若三千羊精矣糲水燕談

肥瘦不同

盛文肅公豐肥丁晉公踈瘦時語盛肥丁瘦歸田錄

既貴而肥

東都曹生言范石相既貴接親舊禮如故他亦未改世未有也然体面肥澤潔白豈其胃中亦以為樂耶談業

詩戲顧眉

詩嘲肉山並見本部詩話

體羸禁語以下係瘦

衛玠多病體羸母常禁其語

革帶移孔

梁沈約父處端按志望合司武帝終不用乃與徐勉書陳情言已病百日數旬革帶常應移孔以手握管率託月小分半欲謝事求歸老之秩勉為請二司之儀帝不許但加鼓吹而已

鬼貌藍色

盧杞鬼貌藍色

纖瘦通眉

李賀為人纖瘦通眉長指爪能疾書

賦詩嘲瘦見本部詩話

貴亦枯瘦

司馬溫公枯瘦自如豈非不以富貴動其心耶談叢

如不勝衣以下係短小

趙文子其中退然如不勝衣其言呐呐如不出諸口所舉於晉國筮庫之士七十餘家時以為知言

短入狗門

晏子身短。秦使於楚楚為小門。晏子不以曰使狗國。即從狗門入。使楚不從狗門入也。

短小應對

齊遣高子髡到楚。髡為人短小。楚王甚薄之。謂曰：齊無入而使子來，何長也？對曰：臣無所長。臣腰中七尺之劍，欲斬無狀之王。曰：止！吾但戲子耳。即與髡共飲酒。談死。

取小丈夫

孟嘗君之趙，趙人出觀之，笑曰：始以薛公為魁然也，今視之，取小丈夫耳。

侏儒幸休

見俳優門

七寸短人

東郡送短人長七寸，衣冠具足，疑其山精。常令其案上行，召東方朔問之。朔至呼短人曰：巨靈汝何忽叛來？阿母還未短人，不答。因指朔謂上曰：王母種桃三千年一作子此兒不良，已三過偷之矣。遂失王母意，故被謫來此。上大驚，始知朔非世中人。短人謂上曰：王母使臣來告陛下求道之法，惟有清淨，不宜躁擾。後王母與帝會言終不見。漢武故事

不副所聞

龔遂召見，形容短小，宣帝望見，不副所聞，心頗輕焉。

貌似老嫗

蔡義為丞相時年八十餘，短小無鬚，眉如老嫗，狀行步侏僕，常兩吏夾持乃前。

短小精悍

郭解為人短小精悍 顏延生為短小精悍而敏於事 婁護為短小精悍 李紳為短小精悍

子娶長妻

後漢馬勤祖偃長不滿二尺常自耻短陋恐子孫之似之也乃為子仇娶長妻仇生勤長八尺二寸仕至尚書遷司徒

短王簿 見彭門

身短而偃

五代崔善為左丞令史惡其聰察以其身短而偃觀之曰崔子曲如鈞隨例得封侯膊上全無項曾前別有頭續世說貌不揚

裴君退然總中人而神觀邁爽平蔡之功名震四夷使外國若其君長必問度年今幾狀貌孰似其目贊云爾形不長爾貌不揚

州產侏儒

陽城為道州刺史州產侏儒歲貢諸朝城哀其生離不進德宗使求之城曰州民盡短小若以貢不知何者可供自是罷貢

戲其短小

邇英閣講誦之所閣後有隆儒殿在叢竹中制度特小王遵叔父在講筵而身品短小同列戲之曰公宜為隆儒殿學士惡而不颺以下係復困

嚴明叔向適鄭嚴茂惡也貌醜也立於堂下一言而善叔向曰必嚴明也今子少不颺不揚顯若復不言吾幾失子矣昭二十八

狀貌甚惡

澹臺滅明字子羽。狀貌甚惡。孔子以為才薄，故而受業。魯哀公十三年，諸侯孔子曰：吾以言取人，失之；宰我以貌取人，失之。子羽。

夫醜妻美

賈大夫貌惡，娶妻而美。詳見美女門。

醜顏蹙頞

秦澤醜顏蹙頞，而為丞相。

貌侵而貴

田蚡為丞相，為人貌侵。一音復。生甚貴。注：侵，短小也。生貴，謂自

尊高視，真龍。

貌醜口訥

左思為人貌醜，而口訥。遊遨於市，群姬亂唾之，委頓而還。

以美代醜

魏武將見匈奴使，自以形表面陋，不足雄遠國。使崔琰季珪代。帝自捉刀立牀頭。既畢，冷問牀間，問曰：魏主何如？匈奴使答曰：魏主雄姿非常，然牀頭捉刀人實乃英雄也。魏武聞之，追殺使者。

形陋何如

宋沈攸之詣領軍劉遵考，求補白下隊主。遵考以為形陋，不堪。及明帝世，攸之以功為中領軍。封公。遵考為光祿大夫，攸之在御座，謂遵考曰：形陋之人，今何如？帝問之，攸之以實對。帝大笑。

歛頤折頰

周燮字彥祖，歛頤折頰，貌甚醜。母歛不舉，其父曰：吾聞諸聖賢

之狀皆有異於人與我宗者必此見遂有之汝南先賢傳

擲尾盈車

張孟陽生而貌陋每出人惡之擲尾磔盈車

貌陋心陰見問疾門

貌醜而文

盧攜貌不揚嘗以文上尚書帝問帝氏子弟輒肆輕侮宙曰盧雖人物不揚觀其文章有首有尾果曰必貴

形如獼猴

歐陽率更貌復陋長孫無忌朝之云誰冷麟閣上畫此獼猴好事者遂造白猿之說謔及其親後村

麀頭鼠目

李揆傳初苗晉卿數薦元載揆輕載貌寒謂晉卿曰龍鳳鳳以土不見用麀頭鼠目子乃求官耶載聞銜之

土米形骸

劉伶身長六尺貌甚醜恠而悠悠忽忽土米形骸

頸有贅

王巢公欽若貌踈瘦舉止山野復贅於頸嘗以文謁錢公希白希白頗蔑視之有術者曰此乃人中之貴何可輕也公曰中堂內便有此等宰相乎術者曰第恐不免事不遠矣詳見相者門

賦詩嘲黑見本部詩話

各有所類以下係形貌相似

孔子獨立鄭人謂子貢曰東門有人其貌似堯其項類皋陶其

肩類子產 世家

孔子類陽虎

孔子過匡，匡人以為陽虎，陽虎嘗暴匡人，匡人以孔子狀類陽虎，拘五日。 世家

優孟似叔敖

優孟為孫叔敖衣冠，抵掌談論，楚王及左右見之，不知其偽。

丑父似頃公

逢丑父似齊頃公，故代頃公為晉獲也。 公羊

紀信似漢王

紀信貌似漢王，滎陽之役，信乘黃屋車，左轟詐稱出降。

虎賁似蔡邕

孔融與蔡邕素善，邕卒，有虎賁士，貌類邕，每酒酣引與同坐，曰：「雖無若成，尚有典刑。」

蔡邕似張衡

張衡死，蔡邕母始孕，生子才貌相似，時人謂邕是張衡後身。 世說

桓温似劉琨

桓温自比宣帝，劉琨之傳征還北方，得巧作老嫗，訪云：「及劉琨妓女也。」一日見温，便潜然而泣，曰：「公甚似劉司空，温大悅，出外整理衣冠，又問婢云：「面甚似恨，薄眼甚似恨，小鬚甚似恨，赤形甚似恨，短聲甚似恨，雌温於是禡冠解帶，昏然而睡，不怡者累日。」

伯偕似仲偕

陳國張伯偕弟仲偕形貌相似仲妻新粧竟忽見伯偕問曰今日粧飾好不答曰我伯偕也仲妻趨避須臾又見伯偕猶以為仲偕告之曰向大錯誤伯偕曰我故伯也

狀類天子

王武功德用狀貌魁偉而面色正黑雖匹夫下卒閭巷小兒外至遠夷君長皆知其名識與不識稱之曰黑王相公北虜嘗呼其名以驚小兒蘇紳孔道輔等言其宅枕乾岡貌類藝祖公奏曰宅枕乾岡朝廷所賜貌類藝祖父母所生云 混水燕談

如冠主以下係外貌徒美

陳平美丈夫如冠主耳其中未必有也

泥車瓦狗

王符云今人或好取土作瓦賣之外不足禦寇盜內不足禁鼠雀或作泥車瓦狗諸戲美之具以巧詐小兒皆無益也 潛夫論

甲喪監厨

或問荀文若趙稚長二人云何曰文若可借面甲喪稚長可使監厨注荀儀容但有貌故可甲喪趙有大腹健斂肉故可監厨

珉中玉表

賈耽杜佑令狐楚皆醇儒大衣高冠雍容廟堂道古人處成務可也以大節責之蓋珉中而玉表歟 唐贊

麒麟植

楊炯每見朝官目為麒麟植言如弄假麒麟刻畫頭角脩飾皮毛覆之驢上循場而走乃脫皮飾還是驢馬無德而衣朱紫與

此麒麟植何異朝野僉載

沒字碑

五代安千秋事唐晉累更藩鎮千秋為人狀貌堂堂而不通文字人謂之沒字碑晉末為金吾上將軍契丹犯京師晉百官迎於赤岡千秋出班與言耶律光勞曰是安沒字不當與汝一喫飯處

古今文集

雜著

雜說

陸龜蒙

談生云崔山君傳稱鶴言者豈不雅哉然吾觀於人其能盡其性而不類於禽獸異物者希矣將憤世嫉邪長往而不來者之

所為乎昔之聖者其首有若牛者其形有若蛇者其喙有若鳥者其貌有若象者彼皆貌似而心不同焉不謂之人耶即有平魯曼膚頰如渥丹美而都者貌則人矣其心則禽獸又烏可謂之人也然則觀貌之是非不若論其心與其行事之為不失也惟神之事孔子之徒不言予將特取其憤世嫉邪而作之故題之云耳

詩話

賦詩嘲黑

朱彥時賦黑兒詩云世有非常人實惟彼玄士稟茲至緇色內外皆相似卧如驪馬騏立似烏牛時忿如鸚鵡聞樂似鸚鵡喜

太平御覽

賦詩嘲瘦

李白以杜甫齷齪故有飯山之嘲其詩曰飯顛山頭逢杜甫頭戴笠子日亭午為問因何大瘦生總為從前作詩苦

賦詩嘲肥

山谷戲和文潛謝穆父松扇末云張侯哦詩松韻寒六月火雲蒸肉山謂文潛詩雖清如松風之韻而體則肥如肉山之蒸又云形如彌勒一布袋文字江河萬古流
禮著 係外貌徒羨

鞭賈

柳宗元

市之鬻鞭者人問之其價值五千必曰五萬復之以五十則伏而笑之以五百則小怒五千則大怒必五萬而後可有富者子

適市買鞭出五萬持以夸予予視其首則拳蹙而不遂視其握則蹇仄而不植其行水者一去一來而不相承其節朽黑而無文指之其爪而不得其所窮舉之飄然若揮虛焉予曰子何取於是而不愛五萬曰吾愛其黃而澤且買者云余乃召僮淪湯以濯之則邀然枯蒼然白則黃者梘也澤者蠟也富者不悅然猶持之三年後出東郊爭道長樂坂下馬相踉因大擊鞭折為五六馬蹶不已墜之地傷焉視其內則空空然其理則糞壤無所賴者今之施其貌蟬其言以求買技於朝者一誤而過其分則喜當其分則怒曰子曷不至於公卿然而至焉者亦良多矣居無事雖過三年不為害當其有事驅之於陳力之列以禦乎物以夫空空之內糞壤之理而以責其大擊之效不折其用而

獲隊傷之患乎

頭面

群書要語首頭也說文頭獨也處體獨高也釋名元首明哉書

頭容直少儀頭圓象天足方象地孝經授神契勇去不忘喪其

元多元首也孟子頭方命薄韓文

詩句一生空哦詩不覺成白頭孟郊鬢髮還應雪滿頭杜新貴

只今多黑頭山谷

面面顏前也從二目象人面也赭面黝赤也說文子產曰人心

不同如其面焉吾豈敢謂子面如吾面乎襄大相者三停九候

定于尺之面傅子

詩句李邕求識面杜會面嗟黧黑杜

古今事實

頭異常人

神農蛇首伏羲人頭蛇身帝系湯長面而髯鬚晏子平原君

頭小而銳史

頭與壁碎

蘭相如為趙使秦持壁却立倚柱謂秦王曰趙王齋戒七日使

臣奉璧今天王見臣禮節甚倨得璧傳之美人以戲弄故臣復

取璧大王必欲急臣臣今頭與壁俱碎天

漆頭為飲器

三晉分智氏趙襄子最怨智伯漆其頭以為飲器

賈長頭

賈逵在太學不通人間事身長八尺二寸諸儒為之語曰賈事不休賈長頭

鼎角匿犀

李固鼎角匿犀足履龜文注鼎角頂有骨如鼎足也匿犀伏犀也謂骨當額上入髮際隱起也

斬頭便斬頭

先生與張飛趙雲等分定郡縣時巴郡嚴顏守城不降及城陷縛顏至飛呵曰汝見本將軍何以不降而敢拒戰命左右牽去斬頭顏大笑曰斬頭便斬頭何必怒耶飛壯而釋之引為上客

頭觸屏風見教子門

繫頭懸梁

孫敬好學晨夕不休及至眠睡夜寢以繩繫頭懸之屋梁

一朝科頭

管寧避難遼東遇汎海遭風船垂傾沒寧思穩曰吾嘗一朝科頭三晨晏起今天怒恨集過恐在此

黑頭公

王珣與謝玄俱被辟桓溫曰王掾當作黑頭公

行常縮頭

祖廣字淵度范陽人仕至護軍長史廣行嘗縮頭詣桓南郡始下車桓曰天甚精明祖赤軍乃從屋漏中來世說

尖頭

後魏古弼為尚書令大武大關將校獵於河西弼留守詔以肥馬給騎人弼咸給瘦者大武大怒曰尖頭奴還臺先斬此奴蓋弼頭尖大武常名之曰筆頭時人呼曰筆公

面長三尺 以下係面

衛靈公有臣曰公孫呂身長七尺面長三尺而廣二寸名動天下荀子

莫見其面

董仲舒下帷講論或莫見其面

妻希見面

朱博為人廉儉不好酒色之宴夜寢早起妻希見面

半面能識

後漢應奉年二十時嘗詣彭城相袁賀賀時出行閉門造車匠於內開扇出半面視奉奉即委去後數十年於路見車匠識而呼之

面如傅粉

何晏字平叔美姿儀而絕白魏文帝疑其傅粉夏月與以熱湯餅既啖大汗出隨以朱衣自拭色轉皎然

面如凝脂

王右軍見杜弘治歎曰面如凝脂眼如點漆此神仙中人也

舉標擲面

王衍嘗因宴集為族人所怒舉標擲其面衍初無言引王導共

載而去然心不能平在車中攬鏡自照謂導曰爾者吾目光乃在牛背上海

面長似驢

諸葛恪父瑾面長似驢孫權大會群臣使人牽一驢入粉其面題曰諸葛子瑜恪跪讀筆續其下曰之驢舉座歡笑乃以其驢賜恪

剝人面皮

王武子與武帝圍碁孫皓看王曰孫歸命何以好剝人面皮皓曰見無禮於其君者則剝其皮乃舉碁局武子伸脚在局下賈充問孫皓曰何以剝人面皮皓曰憎其顏之厚也語林月不洗面

嵇康曰性復疎嬾筋骸肉緩頭面常一月十五日不洗不洗面瘡不能沐也

物舐面瘡

謝石字石奴少患面瘡瘡之莫愈乃自匿忽夜有物來舐其瘡隨舐隨差舐處甚白世呼為謝白面為尚書令既無他材能直以宰相安之弟蕪淮淝之役石為都督有大勳遂居清顯而聚歛無厭取譏於世

面有疵黥

趙孟補尚書郎令史善於清談其面有疵黥諸事不決皆言當問疵面也

面汗有無

鍾毓鍾會少有令譽文帝見毓面有汗曰卿面何以汗對曰戰戰惶惶汗出如漿復問會卿何以不汗對曰戰戰栗栗汗不得出世說

面有七星

桓温姿貌甚偉面有七星

黑面僕射

後魏廣陵侯衍弟欽色黑人號為黑面僕射

作破面鬼

齊東昏即位多行殺戮沈昭畧與沈文季徐孝嗣同召入省例賜藥酒徐孝嗣曰廢昏立明古今令典宰相無才致有今日即以甌投孝嗣面曰便作破面鬼

黥面文面

梁武帝刑法志劫身皆斬妻子補兵遇赦降死者黥面為劫字劉仁恭據盧龍悉取男子十五為兵涅其面曰定霸都人士涅其臂曰二心事王盧龍間里為空得衆計二十萬軍人刺面自仁恭始健兒文面自梁太祖始五代史補

譏面狹長

後梁宋如周為度支尚書圖狹長者宜嘗戲之曰卿何謗法華經如周跋踏自陳不謗蔡大寶知其旨笑謂之曰卿豈不謗餘經止應不信法華法華云聞經隨喜面不狹長如周乃悟

面色青黯

江南李氏凡人欲見先畫象觀其妍醜廖克順面青江南謂之

虞翻子由是惡之不得入見胡訥見聞錄

照面自知

張裕號相術每舉鏡照面自知死刑未嘗不撲之於地蜀志

一尺之面

桑維翰字國喬為人醜怪身短而面長嘗臨鏡自奇曰七尺之

身不如一尺之面

黑王相公

見前形骸相似部

面偏能正

王且與錢若水同直史館有僧善相謂若水曰王舍人他日位極人臣若水曰王舍人面偏喉骨高如何其貴也僧曰作相之後面偏自正喉骨高者王養自奉薄耳凍水記聞

園葵洗面

呂惠卿語王荆公曰公面有黥用園葵洗之當去公曰吾面黑乎非黥也呂曰園葵亦能去黑公笑曰天生黑於予園葵其如予何東軒筆錄

古今文集

禠著

頭責子羽文

晉張敏

太原溫長仁潁川荀景伯范陽張茂先上郡劉文生南陽鄒潤甫河南鄭列余友有秦生者雖有姊夫之尊少而狎之同時昵好張荀之徒繼踵登朝而此賢身陋巷屢沽而無善價為之慨然又恠諸賢身既在位曾無伐木嬰鳴之聲又適王貢彈冠之

義故因秦生容貌之盛為頭貴之文以戲之并嘲六子頭貴子
羽曰吾託子為頭萬有餘日矣大塊稟我以精造我以形我為
子薛髮膚置鼻耳安眉鬚挿牙齒眸子擗光雙權隆起每至出
入人間遨遊市里行者辟易坐者竦跪如此者固我之形足偉
也子冠冕弗帶金銀弗保旨味弗嘗食粟茹菜子遇我如讎我
視子如仇居常不樂兩者俱憂何其鄙哉子欲為仁賢耶則當
如皇陶后稷巫咸伊陟保又王家永見封殖子欲為名節耶則
當如許由子臧下隨務光洗耳逃祿干載流芳子欲為遊說耶
則當如陳軫蒯通陸生鄧公轉禍為福含辭從容子欲為恬淡
耶則當如老聃之守一莊周之自逸廓然離俗志凌雲日子欲
為隱遁耶則當如榮期之帶索漁父之澹澹棲蓬神丘垂鉅巨

壑公子上不希道德中不效儒墨塊然窮賤守此愚惑察子之
情觀子之志退不能為處士進無望乎三事而徒玩日勞形君
為常人之所喜對曰吾以太宰為子所寄今子欲使吾為忠耶
則當殺身而成名欲使吾為介節耶則當赴水火以全其此四
者子之所忌故吾不敢造意頭曰吾欲告爾以養生誨爾以優
游而與蟣虱同性不聽我謀悲哉俱御人體而獨為子頭且擬
入其倫諭子儕偶子曾不如太原温頤潁川荀禹范陽張華上
郡劉許南陽鄒湛河南鄭訓此數子或寒吃無口舌或厄咽布
言語或淹伊多姿態或騁騷少智或口如含錫飴或頭如壑杵
而猶以文采可觀意思詳粹攀龍附鳳並登天府豈若夫子徒
舌唇腐爛手足霑濡哉居有事之世而耻為權謀譬猶鑿地抱

雍難以求富嗟乎子羽何異在陷之熊深筭之虎石間餓雙龜中之鼠用力雖多而見功甚少宜其踣躄煎處至老無所希也

[Faded vertical text columns, like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後集卷之十九

建安 祝穆 和父 編

金陵 唐富春 子和 梓

肖貌部

眉目 患目附

羣書要語眉媚也有媼媚也釋名楊雄謂揚眉曰揚衡續博物志以介眉壽毫眉也疏人年老者必有毫眉秀出者故謂毫眉七月

婦人眉螭首蛾眉碩人蛾眉曼綠楚辭皓齒蛾眉命曰伐性斧斤枚乘七發

詩句美人捲朱簾獨坐蟾娥眉李白翠蛾紅粉嬋娟又殺盡世

人人不知艷頭角硃硃眉李賀窻中遠山是眉黛山谷

倒暈連眉秀嶺浮雙鴉畫鬢雙雲委坡時聞五斛賜蛾綠不

惜千金求獼髓坡

目眉為玉樓眼為銀海道經楊雄謂目瞳子曰清盧續博物志

目容端玉藻大學十目所視其嚴乎存乎人莫良乎眸子孟子

不能掩其惡胷中正則眸子瞭焉胷中不正則眸子眊焉孟子

大播眊自則天地四方易位矣莊子目不兩視而明荀子一目

視則不明太公金匱五色令人目盲老子目擊而道存家語目

眊眊兮愁予楚辭浦堂兮美人忽獨與余兮目成同上目見百

步之外而不見其背韓非子如翳人見空中花翳病若除花乃

空滅楞嚴經

詩句江山萬里先頭白骨肉十年終眼青山谷今日相看青眼

舊它時肯作白頭新山谷

古今事實

眉異常人

堯眉八彩拾遺孔子眉十二彩世家老子生而鬚眉皓白

眉自如畫

馬接眉自如畫別傳鄭玄秀眉明白

射目中眉

顏息射入中眉退曰我無勇也吾忘其目也定公

白眉最良

見九弟門

眉頭伸

宋王玄謨在雍人言欲反玄謨馳啓自解帝知其虛遣主書吳
熹慰撫之曰七十老公反欲何求耶聊復爲笑想足以伸卿眉
頭耳玄謨性嚴未曾妄笑時人言玄謨眉頭未曾伸故以此見戲

紫芝眉宇

房瑄見元德秀嘆曰見紫芝眉宇使人名利之心都盡

眉覆於眼

唐毛若虛眉毛覆於眼性殘恣天寶末爲武功丞

畫遠山眉

文君姣好眉色如望遠山臉際常若芙蓉肌膚如脂西京雜記

畫八字眉

漢武宮人畫八字眉

爲婦畫眉見夫婦門

舉按齊眉見擇婦門

畫愁眉

梁冀婦改鴛翠眉爲愁眉崔豹古今注

好畫長眉

魏宮人好畫長眉今人多作蛾眉同前又見美女門

畫十眉圖見宮粧門

目異常人以下係目

蒼頭四目春秋孔演圖伏羲大目孝經搜神契堯舜三眸子荀

老子大目顏卿記孔子河目而降穎孔叢子

重瞳子

舜重瞳子。項羽亦重瞳子。

方瞳玉面

老聃居山中有父老五人。方瞳玉面。握青筠杖。共談天地五行之精。

耳視目聽

老聃之弟子有亢倉子者。得聃之道。能以耳視而目聽。曾侯聞之。使士卑詞而問焉。亢倉子曰。傳者之妄也。我能視聽而不用耳目。不能易耳目之用。列子

睥目瞠腹

華元睥其目。瞠其腹。**注**睥目出。瞠腹大也。左

掛眼吳門

吳王賜子胥屬鏤之劍。以死。子胥仰天嘆曰。抉吾眼着吳東門。上以觀越寇之入滅吳也。乃自剄。

目若懸珠

東方朔上書云。臣朔目若懸珠。齒如編貝。

眇目

魏丁儀曹公欲以女妻之。五官將曰。儀目不便。恐愛女不悅。後儀到與論議曰。椽好士也。即使兩目盲。尚當與女。何況但眇。

石稜

劉琰稱桓温眼如紫石稜。

青白眼

阮籍能為青白眼見禮俗之士以白眼對之及嵇喜來吊籍作白眼喜不釋而退弟康聞之乃齎酒挾琴造焉籍大悅乃見青眼由是禮俗之士疾之若讎

眼多白

李承之在宋仁宗朝官州縣因邸吏報包拯拜參政或曰朝廷自此多事矣承之正色曰包公無能為今之鄙縣王安石眼多白甚於王敦他日亂天下者此人也聞見錄

爛如雷電

王戎幼而穎悟神彩秀徹視日不眩裴楷見而目之曰戎眼爛如雷下電裴公雙眸閃閃若雷下電

夢更換眼

陶穀少時夢數吏奉符換眼吏附耳曰求錢千萬穀不應又云錢五萬安第一眼復不答吏曰止安第二眼即以彈丸納眼中既覺眼色深碧後善相道士陳子陽曰貴人骨氣奈一雙鬼眼必不至顯位

視日不瞬

蔡京嘗入朝已立班上御殿差晚果日照耀衆莫敢仰視京注目久而不瞬陳瑩中私謂同列曰此公真太貴人也或曰公明知其貴相胡不少瞬而議論之間大不相恕何也瑩中誦老杜詩曰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且云此人得志乃國家之大賊遂以急速公事請對疏京悖逆十事百家詩序

父子目盲以下係患目見禍福門

喪子失明 見喪子門

左氏失明

左氏失明厥有國語

杜欽偏盲 見同姓名門

金篦刮目

魏武帝病眼冷華佗以金篦刮膜

讀經目瘥

後周張元其祖失明元讀經燃燈夢一翁以金篦瘥之後三日

果瘥 法苑珠林

明目方

范甯字武子嘗患目痛就張湛求方湛因朝之日古方宋陽單

子少得其術以授魯東門伯魯東門以授左丘明遂世世相傳
及漢杜子夏鄭康成晉左太冲並有目疾得此方云用損讀書
一減思慮二專內視三簡外觀四且晚起五夜早眠六凡六物
熱以神火下以氣從蘊於胃中七日然後納諸方寸修之一時
近能數其目睫遠視尺楮之微長服不已非但明目亦可延年

左目傷

夏侯惇從征呂布為流矢中傷左目夏侯淵與惇俱為軍帥軍
中號盲夏侯惇惡之每照鏡恚怒輒撲鏡于地 魏畧

目疾當溺

石季龍時太子詹事孫珍問侍中崔約曰吾患目疾何方療之
約素狎珍曰溺之則愈珍曰目何乃溺約曰卿目眈眈正耐溺

事類彙編卷之九
中珍恨之以白太子宣宣於諸子中最胡狀目深聞之大怒誅約父子載記

盲騎瞎馬

韓玄與顧愷之向在仲堪坐共作危語參軍云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仲堪眇一目驚曰此太逼人因罷

韓眇目

梁湘東主眇一目於江東泛舟有樂功曹劉源曰帝子降兮北渚王作色曰當道目眇眇兮愁予耶坐者股慄酒遂不酣又邵陵王諸賦詩戲之曰湘東有一病非啞復非聾相思下雙淚望直有全功

號瞎虎

谷楷有幹局性嚴忿為載車都尉時人號為瞎虎人物志

眼中安障

方干作令嘲李主簿曰霧日只見門外着籬未見眼中安障

日盲心不盲

韓愈代張籍與李中丞書籍不幸兩目不見物無用於天下中丞取入固當問其賢不賢不當計其盲與不盲也當今盲於心者皆是籍自謂獨盲於目爾其心則能別是非若賜之坐而問焉其口固能言也

古今文集

古詩係患目

贈醫王王彦若

蘇子瞻

事文類聚後集 卷之十九
鐵頭如交芒氣出如車軸間關脈絡中性命寄毛粟而况清淨
眼內景舍光燭琉璃貯沈澹輕脆不任觸而子於其間來往施
鋒錐笑談紛自若觀者頭為縮運賊如運斤去翳如折屋常疑
子善幻他技雜巫祝子言吾有道此理君未矚形骸一塵垢貴
賤兩草木世人方重死妄見瓦與玉而我初不知刺眼如刺肉
君看眼與翳是翳要非目目翳苟二物易分如麥救寧聞老農
夫去草易傷谷鼻端有餘地肝膽分楚蜀吾於五輪間蕩蕩見
空曲如行丸軌途並驅無擊轂空花誰開落明月自腴腴請問
樂全堂忘言老尊宿

次韻范元實病眼

黃魯直

道人常恨未灰心儒士苦愛讀書眼要須玄覽照鏡空莫作白

魚鱗蠶鬚闕人朦朧似有味看字昏茫尤宜顧范侯年少百夫
雄言行一無可東看君眸子當瞭然乃稱骨次常坦坦如何
有物食明月淚睫隕珠衣袖滿金篦刮膜會編湯灸取俠術誠
短君不見岳頭懶瓚一生禪鼻涕垂漢渠不管

戲魯直患目

蘇子瞻

誦詩得非子夏學袖史正作丘明書太公戲人亦薄相故遣幻
翳生明珠賴君年來屏鮮腴百千燈光同一如書成自寫蠅頭
字端問君王覓鏡湖

子瞻以子夏丘明見戲聊復戲答 黃魯直

化工見彈太阜計端為失明能著書邈來似天會事發淚睫見
光能隕珠喜公新賜紫琳腴上清虛皇對人如請天還我讀書

眼願載軒轅訖鼎湖

律詩

目疾

陳去非

天公嗔我眼常白故著昏花阿堵中不怪茶軍騎驢馬但妨中
散送歸鴻著離全惡誰能繼損讀方奇定有功九惱從來是佛
種會如那律證圓通

詩話

歐公短視

歐陽求叔送劉貢父守維揚作長短句朝中指曰平山堂檻倚
晴空山色有無中平山堂望江左諸山甚近或以為求叔短視
故云山色有無中東坡笑之因賦快哉亭道其事云長記平山

堂上歌枕江南煙雨杳杳沒孤鴻認取醉翁語山色有無中蓋
山色有無非煙雨不能然也藝苑雌黃

鼻耳 耳聾附

羣書要語鼻神玉字壘字虛堅黃庭經鼻者人中之山管輅傳

鼻為氣戶者舊傳佛有觀想法鼻端觀白謂之鼻觀聚詩話

詩句且令鼻觀先參坡從他鼻孔遼夫坡

耳門小富而恠相書耳不兩聽而聰勤學君子無易由言耳屬

于垣小雅太古塗民耳自楊子五音令人耳聾老子耳目之官

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孟子

詩句耳聾方畫字髮短不勝篋杜右臂偏枯耳半聾杜

羣書要語後集

卷之十九

古今事實

鼻異於人

庖犧女蝸神農夏后氏牛首虎鼻 孔子隆鼻 高祖隆準

聖漫其鼻

莊子過惠子之墓謂從者曰郢人聖漫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
斲之匠石運斤成風聽而斲之盡聖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
宋元君聞而召匠者曰嘗試為我為之匠石曰臣則嘗能斲之
雖然臣之質死矣自夫子之死也吾無以為質矣吾無與言之
矣莊子

掩鼻而過

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之

掩鼻而答

謝安妻劉琰妹也見家門富盛而安獨靜退乃曰大丈夫不如
此也安掩鼻曰恐不免耳

掩鼻售妬見如嬪門

鼻疾音濁

謝安本能為洛下書生詠有鼻疾故其音濁名流愛其詠而弗
及或掩鼻以效之

指鼻灸眉

王澄在荊州叱左右棒士人宗厥別駕郭舒勵色謂左右曰使
者遇醉汝輩何敢妄動澄患遣指其鼻灸其眉
鼻息如雷

唐道士劉師服倚墻睡鼻息如雷鳴韓文詳見鼎門

夢神鼻

徐郎中筠少夢神人携竹籃其中皆人鼻視徐曰形相不薄但鼻曲而小吾與汝易之削去徐鼻擇以鼻安之神笑曰好一正郎鼻也徐之鼻素不正自爾端直歷官正郎拾異志

聽堂以下係耳

黃帝之所聽堂莊子

洗耳

堯聘許由為九州牧由聞之洗耳于河詳見隱逸門

三漏

禹耳三漏

耳順

孔子六十而耳順

唾耳

燕舟師田光往候荆軻醉唾其耳軻覺曰此出口入耳之言必大事也即往見光列士傳

附耳語

韓信使人言於漢王請自立為假王漢王怒張良陳平躡漢王之足附耳語曰漢方不利能不與信王乎因立之

顧見耳

蜀先主垂臂下膝顧自見其耳五代蜀王衍垂手過膝顧後見其耳

穿耳

吳諸葛恪嘗獻馬先騶其耳范慎謂曰馬雖六畜稟氣於天殘其耳豈不傷仁恪曰母之於女恩愛至矣穿耳附珠何傷於仁

聞蟻鬪

晉殷仲堪父師嘗患耳聰聞床下蟻動謂之牛鬪

作勞耳鳴

石勒在田中每聞鞞鞞之聲歸告其母母曰作勞耳鳴非不祥微也

耳聳貴壽

王導多疾每自憂陳訓曰耳聳必壽亦大貴

耳大貴人

汴州節度李忠臣嘗因奏對德宗謂之曰卿耳甚大貴人也忠臣對曰驢耳

三耳秀才

兗州張審通嘗為泰山府君所召令為詞判錄申天曹天曹允之府君悅與審通額上安一耳既寤覺額癢果生一耳尤更聰後時號三耳秀才太平廣記

額添一耳

方陰官以事懇上无夫人而不允聞陽世有士人柳慎善為文遂追令為表既而獲命陰官喜曰子何願曰特更欲聰明耳乃命取一耳置其額既寤額癢輒搔出一耳時人語曰天上有九頭鳥地下有三耳秀才張君房控說

兩耳肉環

寇萊公初生兩耳垂有肉環數歲方合自疑當為異僧

耳白於面

六一翁為布衣客相之曰耳白於面名則遠聞唇不貼齒一生

招言語毀譽豈亦有命耶 后山叢談

聾免洗耳 以下係聾

鵬冠子常居深山耳聾謂妻子曰吾免為巢由洗耳清溪

聾亦何傷

黃霸為潁川太守長吏許丞老病聾督郵白欲逐之霸曰許丞

廉吏雖老尚能拜起送迎頗重聽何傷且善助之毋失賢者意

不責以事

先主定蜀杜微嘗稱聾閉門不出丞相亮領益州牧以微為主簿固辭舉而致之亮以微不聞人語坐上與書曰君但以德輔時耳不責君軍事拜為諫議大夫以從其志

佯聾不答

梁蔡樽為東部尚書女為昭明太子妃武帝設太臣餅樽在坐帝頻呼姓名樽不答食餅如故帝改喚蔡尚書樽放筋執笏而應帝曰卿向何聾今何聰對曰臣預為右戚職在納言陛下不應以名垂喚帝慙

大罵不知

北齊杜臺卿為尚書左丞省中以其耳聾戲弄之下辭不得理者至大罵臺卿見其口動謂為自陳令史又不曉諭訓對往往

事類彙編卷之十九
七十三
垂越

詭話畫字

王筮不在伴狂作聾每說話則畫字後隱嵩山隋文帝召不起

耳聾面壁

徐仲車名積東坡嘗言仲車古之獨行人於陵仲子不能過然其詩則怪而放如玉川子此二友也耳聾甚畫地為字乃始通終日面壁不與人接而四方事無不周知此二友也昔王肅三友而斯人有其二亦可謂異矣

以眼為耳

蘄州龐君安常善鑿而聾與人語須書始能曉東坡笑曰吾與安常異人也吾以手為口君以眼為耳非異人乎志林

古今文集

雜著

調息箴

朱元晦

鼻端有白我其觀之隨時隨處容與猗移靜極而虛如春沼魚動極而翕如百蟲蟄氣氣開闢其好不窮孰其尸之不宰之功雲卧天行非予敢議守一處和千二百歲

古詩

次韻秦太虛見戲耳聾

蘇子瞻

君不見詩人借車無可載留得一錢何足賴晚年更似杜陵翁右臂雖存耳先聾人將蟻動作牛聞我覺風霜真下意聞塵歸盡根性空不須更挽清流派木撲初散失混沌六鑿相攘更勝

言文類彙編

卷之十九

十四

敗眼花亂墜酒生風口業不停詩有債君知五蘊皆是賊人生
一病今先瘳但恐此心終未了不見不聞還是礙今君疑我特
伴聾故作嘲詩窮險怪須防額囊出三耳莫放筆端風雨快

律詩

次韻王都尉偶得耳疾

蘇子瞻

君知六鑿皆為贅我有一言能決疣病客巧聞床下蟻癡人強
覷棘端猴聰明不在塵根裏藥餌空為婢僕留但試周郎看聾
否曲音小誤已回頭

詩話

聾常笑

山谷戲徐仲車南郭篇云徐公雖避俗對客輒粲然耳不聞世

事時誦陶令篇鄭氏注旄丘篇云人之耳聾常多笑而已仲車
有此疾故以為戲

社酒治聾見社門

耳疾當割

東坡云王晉卿嘗暴得耳疾意不能堪求方於僕僕笑之曰君
是將種斷頭穴骨當無所惜兩耳堪作底用割捨不得限三日
便去不割取我耳晉卿洒然而悟三日病良已以詩云僕云
老婆心意頻相勸性難只得三日恨我耳也較君不割且喜兩
家皆平善今定國所存挑耳圖得之晉卿聊志此耳 志林

口吃 唇並附

羣書要語口為華池尹氏內解口容止玉藻惡言不出於口義

惟口出好興戎大禹謨好言自口義言自口正五味令人口爽義

老子言出於余口入於爾耳左樂人以口給公冶惡

利口之覆邦家者陽貨士憎茲多口盡心衆口鍊金鄒陽傳

詩句口是禍之門古是斬身力閉口深藏舌安身處處牢馮道

唇搖唇鼓舌擅生是非以迷天下之主盜跖

詩句唇焦口燥呼不得杜當冷美味入吾唇杜風景四時常在自是非一點不搖唇

古今事實

口異於人

舜大口孝經授神契孔子海同上老子方口賴鄉記

防民之口

周厲王得衛不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其謗鮮矣王喜以告召公吾能弭謗者召公曰是障之也防民之口甚於防水水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周語

三緘其口

孔子觀周入后稷之廟有金人三緘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謹言人也多言多敗口是何傷禍之門也家語

言不出口

趙文子其言訥訥然如不出諸口又見問病門

掌翼口是

之後病口鼻滯蠱令左右食芻草以亂其氣吳越春秋

口祛不谷

公孫龍口祛而不合舌舉而不下秋水

梁掩其口

秦始皇遊於會稽渡浙江項梁與籍俱觀曰彼可取而代也梁

掩其口曰無妄言誅族矣

口尚乳臭

漢王擊魏豹問酈食其魏大將誰也曰柏直王曰是口尚乳臭

利口捷給

文帝詔張釋之為上林令釋之曰絳侯周勃兩人言事曾不出

口豈効此畜夫喋喋利口捷給哉今以畜夫口辯而超遷之臣

恐天下風靡

禁口不言

鄧公見景帝曰吳王發怒削地以誅錯為名其意非在錯也臣

恐天下之士噤口不敢復言

口臭賜香

漢桓帝時侍中力存年耆口臭上出雞舌香使含之自疑有過

賜毒歸舍辭訣欲就便宜賴僚友求眎其樂更為含食意遂解

方頤大口

孫權生而方頤大口目有精光

堅異人以為貴象

刑人窒口

刑人窒口

卷之十九

十七

郝象賢為太子通事舍人。后素銜處俊。因事誅之。臨刑極罵。乃死。自是訖後世。刑人必先以木丸塞口。云。

驚忘口處

晉司馬流與蘇峻戰。食不知口住。

口中雌黃

王衍善談。老莊義理。有所不安。隨即便改。世號口中雌黃。

口宜飲酒見飲酒門

張口就唾

符郎渡江。嘗與朝士宴集。時賢並機。罇壺席郎欲誇之。唾則冷。小兒跪而張口就唾。而含出。

口有蜜

李林甫忌文學之士。或陽為之善。嚼以其言。而陰陷之。世謂林甫口有蜜。腹有劍。

無口瓠

李沆在相位。接賓客。常寡言。馬亮與沆同年生。又與其弟維善。語維曰。外議以太兄為無口瓠。維乘間嘗達亮語。沆曰。吾非不知也。今薦紳中與之談。猶不能啓發吾意。自餘通籍之子。坐拜起揖。尚周張失措。即席必自論功最。以希寵獎。此有何策。而與之接語哉。

口伐可汗

唐鄭元璠時突厥攻大原。詔元璠持節往勞。數其背約。突厥愧。引還。太宗賜書曰。公口伐可汗。

口臭不許

宋之問太后朝求北門學士不許作明河篇以見志則天見其詩謂崔融曰非不知宋之間有奇才但恨有口過宋終身慚憤

注口過謂口臭也

利啗人口

劉晏傳四方名士無不至其有口舌者率以利啗之使不得有所訾短

口吃難言 以下係口吃

魯共王餘為人口吃難言

善著書

韓非口吃不能道說而善著書 司馬相如口吃而善著書

難劇談

楊雄口吃不能劇談而好深湛之思

稱艾艾

魏鄧艾以口吃不得作幹佐為稻田守叢草吏又語稱艾艾晉文王戲之曰卿言艾艾定是幾艾對曰鳳兮鳳兮故是一鳳

稱期期

漢周昌為御史大夫高帝欲廢太子大臣固爭莫能止昌廷爭之強上問其說昌為入吃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心知其不可陛下欲廢太子臣期期不奉詔上欣然而笑即罷

指背而對

惠莊與朱雲論辯口吃不能對指其背曰口雖不能劇談而此

中多有西京雜記

難道寒暄ラ

南唐孫晟口吃不能道寒暄已而坐定談辯風生聽者忘倦ラ

好斷

魏明帝口吃少言而沉毅好斷

好讀書ラ

宋孔頴少骨鯁有風力口吃好讀書ラ

難持論

後周盧柔好學解屬文但口吃不能持論ラ

能詳辯

李固言位宰相口吃接賓客頗寒緩議論人主前乃更詳辯ラ

嘲口吃ラ

王汾口吃劉放嘲曰恐是昌家又疑非類不見雄名唯聞艾氣ラ

以周昌韓非楊雄鄧艾皆吃也倦游錄

弄唇吻以下係唇

樊仲顧能弄唇吻實無才畧

療兔缺ラ

晉魏詠之生而兔缺年十八聞殷仲堪帳下有醫能療負無行

裝謂家人曰殘醜如此用活何為齎數斛米西上投仲堪仲堪

召鑿視之曰可割而補之但須百日進粥不得笑語詠之曰半

生不語而有半生亦當療之况百日耶於是處之別屋閉口不

言惟食薄粥其勵志如此

吹唇唱吼

梁侯景僭位登大極殿醜徒數萬共吹唇唱吼而上及升御床床脚自陷

補唇先生

方于為入唇缺有司以為不可與科名連應十餘舉遂隱居鑑湖後數十年遇鑿補唇年已老矣人號曰補唇先生又性好侮人嘗與龍丘李主簿同酌李自有翳干改令譏曰眼中安障李復譏曰口唇開勝撫言

古今文集

雜著

口箴

姚元崇

君子欲訥言人寡辭利口作戒長舌為詩斯言不善千里遠而勿謂可復駟馬難追惟謹惟默澄神之極去甚去泰居物之外多言多失多事多害聲繁則淫音希則大室本無暗垣亦有耳何言者天成蹊者李似不能言為世所尊言不出口冠時之首無掉爾舌以速爾咎無異爾言亦孔之醜敬之慎之可大可久敬之伊何三命而走慎之伊何三緘其口最哉夫子行矣勉旃書之屋壁以伐常弦

口銘

傅子

神以感通心由口宣福生有兆禍來有端情莫多妄口莫多言蟻孔噴河溜穴傾山病從口入禍從口出存亡之機開闔之術口與心謀安危之源樞機之發榮辱存焉

舌

羣書要語賈捐朕舌言不逝矣柳匪舌是出維躬是瘳用無正
惟南有箕載翁其舌大東咸其輔頰舌象曰滕口訖也咸卦子
貢曰惜乎夫子之訖君子也駟不及舌頰淵舌如電光揚解朝
吐舌及鼻三公相書

詩曰呼吸元氣以取仙朱鳥吐縮白石源注言舌與齒也
剛須鑿舌在寒不為屠杜祁公

古今事實

齒墮舌在

韓平子問叔向曰剛與軟孰堅對曰臣年八十矣齒墮而舌尚

在說苑常縱有疾老子曰先生疾甚無遺教子第乎常縱乃張
其口示老子曰舌存乎曰存豈非以軟耶齒亡乎曰亡豈非以
剛耶常縱曰天下事盡矣說苑

吞舌而死

荆軻之燕太子丹曰由先生今無恙乎軻曰光臨送軻之時言
太子戒以國事耻以丈夫而不見信向軻吞舌而死矣

視吾舌在

張儀嘗從楚相飲已而楚相亡壁問下意儀泣壁執儀笞掠數
百不服釋之其妻曰子毋讀書將說安有此辱乎儀謂妻曰視
吾舌尚在否妻笑曰舌在也儀曰足矣

掉三寸舌

言文類彙編 卷之十九 三

平原君已定從而歸至於趙曰毛先生以三寸之舌強於百萬之師蒯通謂韓信曰酈生一士伏軾掉三寸舌下齊七十城張良家世相韓韓滅不受萬金之產爲韓報讎強秦天下震動今以三寸舌爲帝者之師封萬戶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

杜門齟舌

漢灌夫曰杜門齟舌

咋舌流血

曹操與劉備密言備泄之於袁紹紹知操有圖已之意操自咋其舌流血以矢言戒後世英雄記

舌本間強

晉殷仲堪自云舌本不讀道德論便覺舌本間強

舌耕

賈逵口誦經文以教人贈遺者積粟盈倉或云賈逵非力耕所得誦經舌倦所謂舌耕也王子年拾遺記

舌短

南都王義宣生而舌短澁言宋書盧攜貌不揚語又不止呼其名攜爲意蓋短舌也

刺舌謹口

隋賀若弼父敦臨刑呼弼謂曰吾以舌死汝不可不思因引錐刺若弼舌戒以謹口

舌不可禁

柳渾傳宰相張延賞疾渾守止遺謂曰明公獲德第謹言於朝

則位可久。渾謝曰：頭可斷而舌不可禁。

古今文集

雜著

舌箴

李文饒

粵有帝舜，泊于殷宗。龍命惟允，說言乃雍。周有良弼，王之喉舌。鼓舞而生，渙汗乃發。傳以言旋，作又易以講。書施悅天，以卷舌屏讒。儒以金口，駕說伯陽之戒。剛存柔缺，言貴無瑕。辯貴若訥，則知門猶善。閑襲不在括，是以楊雄悼讒者之寃。梅福痛忠臣之烈，善乎先聖之言。既明且清，國以之寧。人之不朽，犯無隱情。無恃爾言，駟馬不及。嗟爾君子，念茲在茲。勿以竊一言而取宰相，以三寸舌而為帝師。徒見嬰敬掉而獲爵，不以魏其齒以可。

悲雖言必有中，而適其時。子房用其策，難以爭立。愛奉春善建，不拔無以免繫。綬衛武警，莫捫叔向哀。於是出惟敬仲之難，明由匠石之無質。揚子曰：重則有法，輕則招尤。言能如是，可以寡憂。

齒

羣書要語：齒如瓠犀，頰人齒如編貝。方朔傳：諺有之，輔車相依，唇亡而齒寒。左：或問堅齒之道，答曰：養以華池，漱以濃液，永不動。抱朴子：黃髮兒齒。閱宮。

古今事實

爵齒穿眼

事類彙編

卷之九

七

曾仲連罵賊嚼齒穿齦

折齒指齒見改姓名門

無齒飲乳見老壽門

漱石勵齒

孫子荆年少時語王武子當枕石漱流誤曰漱石枕流王曰流可枕石可漱乎孫曰所以枕流欲洗其耳所以漱石欲礪其齒

口開狗竇見狗齒門

拔齒中風

溫矯先有齒疾因拔中風而卒

飲重齒焦

唐明皇謂高力士曰吾聞飲重無苦者奇士也乃取以飲果三

進類然曰非佳酒也及寢頃見齒皆焦且驚及以鐵如意擊墮之取藥傳其齧良久復生

邏卒折齒

溫庭筠無行檢為襄陽巡官不得志歸江東過淮南丐錢陽子

院夜醉為邏卒擊折齒

挑女折齒

謝鯤鄰家高氏女有美色鯤嘗挑之女投梭折其兩齒時人語曰任達不已幼輿折齒鯤聞之傲然長嘯曰猶不廢我嘯歌

老而齒脫

韓愈與崔群書近者尤衰憊左車第二牙無故動搖脫去目視

昏花

事類彙編

卷之九

七

拾齒置懷

上書彈雀於後園有群臣稱有急事求見者上亟見之其所奏
乃常事耳上怒詰其故對曰臣以為尚急於彈丸也上愈怒
舉柱各柄撞其口墮兩齒其人徐俯拾齒置懷中上罵曰汝
懷齒欲訟我耶對曰臣不敢訟陛下自有史官書之耳上悅助
金帛慰勞之凍水

古今文集

雜著

楊貴妃病齒圖贊見妃嬪門

黃魯直

蠶齒

司馬君實

迂叟病蠶齒呻吟之聲達於四鄰通夕不寐有道士過之問曰

子知病之所來乎曰不知也道士曰病來於天天且取子之齒
以食食骨之蟲而子拒之是違天也夫天者子之所受命也若
之何拒之其必與之迂叟曰諾以齒與蟲昏然而寐一夕而愈

古詩

齒落

韓愈

去年落一牙今年落一齒俄然落六七落勢殊未已餘在皆動
搖蓋落應始止憶初落一時但念豁可耻及至落二三始覺衰
即死每三將落時慄慄常在已牙妨食物顛倒怯漱水終焉
捨我落意欲崩山比今來落既熟見落空相似餘存二十餘次
第知落矣倘常歲一落自足支兩紀如其落併空與漸亦同指
人言齒之落壽命理難恃我言生有涯長短俱死爾人言齒之
豁左右驚諦視我言莊周云木鷲各有言語訛默固好嚼廢軟

還美因歌遂成詩持用詫妻子

[Faded vertical text columns, like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後集卷之二十

建安 祝穆 和父 編
建業 唐富春 子和 梓

肖貌部

髮

羣書要語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經拂髦總角注收

髮結之內則髮彼兩髦相舟鬢髮如雲不肩髦也君子借老巷

髮如蠶都人士黃髮兒齒閔官予髮曲局采綠尚猶詢茲髮

則罔所怨秦哲黃髮垂髻閔文

詩句人生莫遺頭如雪雖得春風亦不消高蟾青銅不攪兩

事文類聚後集 卷之二十

日白髮又添三四莖 趙企

古今事實

朱髮

共土人面蛇身朱髮

歸藏啓筮

鬢髮而美

昔有仍氏女鬢黑而其美光可以鑑名曰玄妻

髮左傳

剪髮為犧

殷旱五年湯乃以身禱剪髮自以為犧

被髮佯狂

箕子被髮佯狂 接輿之被其髮也欲去而懼其害 揚子

斷髮文身

周太伯避位斷髮文身

一沐三握髮

周公戒伯禽曰一沐三握髮猶恐失天下之賢人

被髮而祭

初平主東遷辛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于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後秦晉遷陸渾之戎於伊川 僖

余髮種種

齊侯田于菖盧蒲嫫見泣且請曰余之髮如此種種 短也 余奚能為 左

被髮左衽

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

生而髮白

老聃初生而髮白故曰老子世說

年少髮白

顏回年三十九而髮白家語

怒髮衝冠

蘭相如使秦持璧却立怒髮衝冠

鬚髮盡白

蘇武留匈奴十九年始以強壯出使及還鬚髮盡白

以石拭髮

漢元鼎間郅支國貢馬肝石百升以之拭髮白者皆黑帝坐羣臣於甘泉殿有髮白以此拭之應手皆黑是時公卿語曰不願

方伯惟願拭肝石

髮鬚鬚美

謝靈運欲入遠公杜遠公拒之曰子髮續而鬚美面與身戾非令終之相運怒曰學道在心安以貌耶遠公笑而不答後果如所料嵩仲虛鈔書紀事

惡見髮白

後梁蕭答惡見人髮白事之者必方便避之擔輿者冬月必須暴頭夏月則加蓮葉帽

曾祖拔白

齊高祖恒令左右拔白髮隆昌王高祖之孫年五歲戲於床前帝曰見言我是誰答曰大翁帝曰豈有為人曾祖拔白髮乎即

事文類聚後集

卷之二十

三

擲去鏡鑷

齊謝超宗武帝收超付廷尉一宿髮白

編字髮白

見著書門

題榜髮白

見字學門

四十髮白

後魏李冲年四十鬢髮班白

母病髮白

唐李日知母老病調侍數日鬢髮輒白

服藥髮白

寇萊公準年三十餘太宗欲大用尚以其少準遽服地黃煎

盧服以反之未幾鬢髮皓白

髮如線直

軒轅先生居羅浮山宣宗召禁中問道術能散髮箕踞用氣攻其髮條條如鐵線直大中遺事

皤然一翁

冲卿戲謂髮白者未鑷時皤然一翁鑷盡時公然一婆雜志

古今文集

雜著

白髮賦

晉左思

星星白髮生於鬢垂雖非青蠅穢我光儀策名觀國以此見疵將拔將鑷好爵是縻白髮將拔怒然自訴真命不幸值君年暮

事文類聚後集

卷之二十

四

通迫秋霜生而皓素始覺明鏡惕然見無朝生晝拔何罪之故
予觀橘柚一一暗晬貴其素華匪尚綠葉願戢子之手攝子之
鑷咨爾白髮觀世之途靡不追榮貴華賤枯赫赫聞闔謁謁紫
盧弱冠來仕童髻獻謨甘羅乘軫子奇剖符英英終賈高論雲
衢拔白就黑此自在吾白髮臨欲拔頭自號呼何我之寃何子
之誤其羅自以辯慧見稱不以髮黑而名著賈生自以良才見
異不以烏鬢而後舉聞之先民國用老成二老歸周周道肅清
四皓佐漢漢德光明何必去我然後要榮咨爾白髮事故有以
爾之所言非不有理曩貴者老今薄舊齒皤皤榮期皓首田里
雖有二毛河清難俟道時之變見歎孔子髮乃辭畫誓以固窮
昔臨王顏今從飛蓬髮膚至昵尚不克終聊用擬辭比之國風

櫛銘

盧仝

人之有髮兮且且思理有身有心兮胡不如是

古詩

示僚佐

南史何長瑜

陸展染白髮將以媚側室青青不鮮又星星行復出

謫居三適且起理髮

蘇子瞻

安眠海自運浩浩潮黃官日出露未晞鬱鬱濛濛霜松老櫛從我
又齒踈含清風一洗耳目明習習萬鬣通少年苦嗜睡朝謁常
忽忽肥搔未云足已困冠巾重何異服轅馬沙塵滿風駮瑠鞍
響珂月實與穢柎同解放不可期枯柳豈易逢誰能書此樂獻
與腰金公

鑷白

韋莊

白髮太無情，朝朝鑷。文生始因絲，一縷漸至雪。千莖不避人，笑唯慙稚子。驚新年過半，百猶歎未休兵。

送隱者

杜牧

無媒徑路草蕭蕭，自古雲林遠市朝。公道世間唯白髮，貴人頭上不曾饒。

詩話

四十髮白

杜正獻公自少清羸，若不勝衣。年過四十，鬢髮即盡白。歐公素出其門，公謝事居宋，歐適來為守，相與甚歡。公年時八十，憂國之意每見于色。歐公和詩有貌先年老，因憂國事與心違始乞。

身公得之大喜，嘗自諷誦。石林詩話

髮須髮再

附

羣書要語

奮髯抵几

六帖

掀髯一笑

坡集

離離若綠坡之竹

鬱若春田之苗

王褒髯奴詞

髭口上鬚也

鬚頰上鬚也

鬚長鬚也

說文

詩句張公一生江海客，身長九尺鬚眉蒼。杜

古今事實

禿無鬚眉

傳說之狀

禿無鬚眉

荀子

滅髮為婦

事文類集

卷之二十

總言堂

衛蒯聩亂于蒺藜，髮鬚衣婦人之衣，逃得出曰：父子爭國，吾何為其間乎？幽通賦注

拔鬚為宦

秦太后拔髮為宦者

用兵鬚白

後漢岑彭從光武圍隗囂於西城，帝留蓋延耿弇圍之，車駕東歸，勅彭曰：兩城若下，便將兵南擊蜀人，苦不知足，既平隴復望蜀，每一發兵，頭鬚為白。

捋鬚大奇

魏任城王董為北中郎將討烏桓有功，歸太初，喜捋鬚曰：黃鬚兒大奇。

捋虎鬚

吳朱桓還屯濡須，權祖之，桓奉觴曰：臣當遠去，願一捋陛下鬚，無復恨。權憑几前席，桓進捋鬚曰：臣今日真謂捋虎鬚矣。

紫髯將軍

張遼問吳降人曰：向有紫髯將軍是誰？降人答曰：是孫會稽也。

髯參軍

郝超為大司馬，桓溫參軍，溫傾意禮待，時王恂亦為溫主簿，亦為所重，府中語曰：髯參軍短主簿，能令公喜，能令公怒。

齊髯公

許惇為司徒主簿，以明斷見稱，人號為鐵主簿，又美髯，下垂至帶，省中號為長髯公，齊文宣嘗因酒截其半髯，只留一握，惇懼。

不復敢長入號為齊壽公三國典畧

授髮不凡

謝安稱桓伊髮曰使君於此不凡詳見笛門

始見三毛

潘岳春秋三十有二始見三毛

作鬚毛磔

劉琰稱桓溫鬚作鬚毛磔

以羝嘲鬚

鍾毓兄弟好嘲聞安陵能作調試共視之於是與弟共載從東門至西門一女子笑曰車中央殊高一鍾都不見車後一門生曰中央高者兩頭羝毓兄弟多鬚故以此嘲之世說

施鬚塑佛見端午門

二十髮白

晉王彪之年二十鬚髮皓白時人謂之王白鬚

遭喪髮白

後魏睦今年二十父喪鬚髮致白後周柳敏遭母憂旬日間

鬚髮半白

鬚長五尺

劉曜身長九尺三寸垂手過膝生而眉白目有赤光鬚髯不過百餘根而長五尺

鬚長四尺

魏李珪聲姿高暢眉目疎明鬚長四尺甚有威重

將髮進諫

陳宣帝因內宴王軌侍坐上壽將帝髮曰可愛好老公但恨後嗣弱耳以叔寶非社稷王也

髭鬚如戟見淫婦門

稱髮為羊

宋武帝狎海羣臣各有稱目多髯者謂之羊

藝眉種鬚

李庶以清辯每接梁客徐陵謂其徒曰唯有李庶可語耳庶無鬚人謂天闔崔謔嘗翫庶曰教弟種鬚取錐刺而為竅以馬尾插之世傳諸崔多惡疾故庶答曰先以方回施貴族藝眉有効然後種鬚邢邵笑謂謔曰卿不諳李庶何故犯之

但稱好鬚

李緯為民部尚書太宗問曰房玄齡聞李緯拜尚書如何對曰玄齡但云李緯好髭鬚更無他語太宗遽改緯洛州刺史

拂丞相鬚

魏萊公為相丁晉公參知政事嘗會食都堂美染公鬚謂起拂之公正色曰身為執政而親為宰相拂鬚耶謂斬遺事

戲多髯

秦少游在東城坐中或調其多髯少游曰君子多乎哉東坡笑曰小人樊須也聞見錄

古今文集

古詩

事類彙編後集

卷之二十一

後書堂本

答裴仲謨摘白鬚行

秦少游

仲將題凌雲比訖鬚盡白陸展媚側室星星染為黑人生如寄耳况復形與色澤壑藏山舟夜半輪有力龐眉賦不遇已矣何所惜一毛三秋興自愛頗姑息聞諸古竺乾毛髮因地得數窮反其本螻蟻得而食妙年光可鑿烟若鴉羽戩映梳何蒼蒼變化不無隙所以梵志云昔人已非昔暗然君勿笑子羽以貌失信美如客兒終剪施摩詰我作白鬚行而得養生術

詩話

于思多鬚

山谷戲歐陽誠發詩云愛公好詩又能多老夫何有更橫戈柰此于思百戰何按左傳華元巡城城者謳曰于思于思矣甲復

來注于思多鬚貌

潘回髭鬚

魯直嘗言髭多而疎秀者必貴密而短者必神氣不足駙馬都尉王晉卿與殿帥曹貴道皆無鬚每指髭多者為中相法晉卿尚貴主嘗經從鞏洛間道有後唐莊宗廟默念始治終亂意斯人必胡人觀神象兩臉皆髭也晉卿作詩寄貴道云代梁繼李號良圖却惑歌兒使喪軀試拂塵埃覘像貌元來潘面是髭鬚以鬚為戲

于晉公與楊文公遊處宴集必有談諧之語復皆敏於應答一日臺諫攻文公因晚俟晉公之門方休拜晉公亟謂文公曰內翰拜時鬚摩地文公隨聲答曰相公宴處幕瞻天蓋揚美鬚鬚

而丁方盛張惟慎互相譏也

腹心

膽附

羣書要語今予其敷心腹腎腸歷告爾百姓于朕志盤庚君之

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孟子百姓怨氣滿腹后郊祀志

詩句一笑皆捧腹荆公蚤歲藜苲腹十圍便腹貯天真並坡

心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禹謨欲脩其身者

先正其心大學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柏舟萬惡不可納於靈臺

注心為神聖之臺莊子至人之用心若鏡不將不迎應而不藏

凡人心險於山川莫知於天應帝王心固可使如灰灰乎齊物

心無天遊則六鑿相攘外物學問之道求放心孟子心之官則

思孟子子心者形之君而神明之主也問神心居中虛以治五官

荀子聖人清其天君荀子心搖搖然如懸旌而無所終薄蘇秦

傳包藏禍心左傳心之不同如其面焉富辰傳心要在腔子裏

伊川語錄心之虛靈無有限量如六合之外思之即至前乎千

百世之已往後乎千萬世之未來皆在目前爾人為利欲所昏

所以不見此理朱語錄一日看除自二年損道心姚合人於心

上起經綸康節

古今事實

鼓腹而遊

赫胥氏之民含哺而嬉鼓腹而遊莊子

河魚腹疾

事文類聚後集

卷之二十一

十一

德壽堂

申叔展語還無社曰有交翅乎曰無有山鞠窮平曰無河魚腹疾奈何

足加君腹 見隱逸門

腹便使 見眠睡門

東床坦腹 見擇婿門

腹中書 見七夕門

腹中無物

王丞相導枕周伯仁膝指其腹曰卿此中何有答曰此中空洞無物然容卿輩數百人 世說

腹囊 見文章門

心有七竅 以下係心

王子比干諫紂以為妖言妲己謂曰吾聞聖人之心有七竅竅有九毛遂剖視之 列女

事君三心

孔子不見晏子曰晏子事三君而得順焉是有三心所以不見也 孔叢子

余心蕩

楚武王代隨入告夫人曰余心蕩矣 莊

心齋

顏淵曰敢問心齋仲尼曰惟道集虛虛者心齋也 人間世

有兩心

褚先生曰武帝以任安坐觀成敗有兩心 田叔傳

事文類聚後集 卷之二十一 十二 德壽堂梓

方寸亂 見毋子門

會心林木

簡文帝入華林園顧左右曰會心處不必在遠翳然林木便自有濠梁想覺魚鳥自來相親世說

狗面人心

符朗堅從兄初過江王忱與兄國寶命駕詣之沙門法伏聞朗曰是王吏部兄弟乎朗曰非一狗面人心又一人面狗心者是耶忱醜而才國寶美而狠故也裴景泰書

木人石心

賈充曰此吳人木人石心也賈統傳詳見風濤之險門
鐵心石腸見梅花門

一身是膽 以下係膽

蜀趙雲字子龍曹公爭漢中地運米北山下數千萬囊雲與黃忠取米為公前鋒所擊且戰且却入營大開門公軍疑而引去雲雷鼓震天弩射公軍墮漢水死者甚衆先主曰子龍一身都為膽也軍中號威將軍後周王雅落山之敗諸將皆退雅獨拒之左右奮斬九級齊人稍退雅乃還周文王曰王雅舉身是膽也

體青膽破

南史王融矯詔立竟陵王子良大學生魏準鼓成其事及融誅召準入舍人省詰問遂懼而死舉體皆青以為準膽破

膽大心小

事文類聚後集 卷之二十一 十三 德壽堂梓

孫思邈對盧照鄰曰膽欲大而心欲小

古今文集

律詩

寶山書寢

蘇子瞻

七尺頑軀走世塵。十圍便腹貯天真。此中空洞渾無物。只可容君數百人。

詩話

腹負將軍

東坡聞子由瘦云。十年京國厭肥羸。日日饑花壓紅玉。從來此腹負將軍。今者固宜安脫粟。俗云大將軍食飽捫腹而歎曰。我不負汝左右。曰將軍固不負此腹。此腹負將軍。未嘗少出智慮。

也 志林

託鼓顛腹

高爽題鼓朝孫挹云。身有八尺圍。腹內無寸腸。面皮如許厚。受打未遑央。談數

雜著 係心

論人心道心

朱元晦

心之虛靈知覺一而已矣。而以為人心道心之異者。以其或生於形氣之私。或原於性命之正。而所以為知覺者不同。是以或危殆而難安。或微眈而難見。爾然人莫不有是形。故雖上智不能無入心。亦莫不有是性。故雖下愚不能無道心。二者雜於方寸之間。而不知所以治之。則危者愈危。微者愈微。而天理之公。

卒無以勝夫人欲之私矣精則察夫二者之間而不雜也一則守其本心之正而不離也從事於斯無少間斷必使道心常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則危者安微者著而動靜云為自無過不及之差矣 中庸序

求其放心齋銘

朱元晦

天地變化其心孔仁成之在我則主于身某主伊何神明不測發揮萬變立此人極畧刻放之千里其奔非誠曷有非敬曷存孰放孰求孰亡孰有訕伸在臂反覆惟手防微謹獨茲守之常切問近思維以相之

主一齋銘

張欽夫

人之心一何危紛百慮走千岐惟君子克自持正衣冠攝威儀

澹以整儼若思主于一復何之事物來審其幾應以專匪可移理在我寧彼隨積之久昭厥微靜不偏動靡違嗟勉哉自邇卑惟勿替日在茲

手足

羣書要語十手所指其嚴乎 大學 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詩序上之親下如手足之於腹心 家語 毒手尊拳 五代史 老拳

三國志下之於上若手臂之捍頭目而覆胸腹也 荀議 兵若跪

弗視地厥足用傷 說命 逃空虚者藜藿拄乎黠黠之徑位其空

谷聞入足音楚然喜矣 徐無鬼 搖足則關中非陛下有也 蕭何傳

詩句翻手作雲覆手雨 杜 惆悵江湖釣竿手却遮西日向長安

事類彙編 卷之二十一 德書堂

杜牧收取玉堂揮翰手却來南畝把犁鋤歐 灌足萬里流王維
一夜蠶生足披手脚凍皴皮肉坎杜

古今事實

手胼足胝

禹決江河腓無股脛無毛莊子 手足胼胝面自黎黑李斯傳

有文在手

成季之將生也桓公使楚丘之父卜之曰男其名曰及及生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命之閔二

不龜手藥

宋人有不龜手之藥者世世以泔泔絀為事客聞之請買其方百金與越人水戰大敗越人吳王裂地而封之注云其藥能令

手不龜折故常漂絮於水中也莊子

如失左右手

蕭何追韓信漢王如失左右手

玉手同色

晉王衍每捉玉柄麈尾與手同色

炙手可熱

元載時委左右四人用事權傾中外人為之語曰鄭楊段薛炙手可熱樂安公主元宗之妹附會韋氏熱可炙手人咸畏之

手爪似鳥見神仙門

手重五斤

陸餘慶美論事而謬於判時人嘲之曰說事喙長三尺判事手

事類彙編 卷之二十一 六

重五斤

下堂傷足以下係足

樂正子春下堂而傷其足數月不出猶有憂色曰父母全而生之祭義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今予虧孝之道予是以有憂色

獻玉則足見玉門

重繭不休息

楚欲攻宋墨子聞之自魯趨而十日十夜足重繭而不休息至郢見楚主申包胥如秦乞師踰越險阻曾繭重胫立於秦庭號哭七日幽通賦注

兩足不相隨

衛侯之兄輒何為君也曰有天疾者不得入乎宗廟輒兩足不

能相隨齊謂之基楚謂之蹶衛謂之輒穀梁傳

不良于行

孟軻之足不良于行但跛也

斬笑躄者見笑門

脚病乘輿

江州刺史王弘半道要淵明還州問其所乘答云素有脚病向來藍輿亦足自反乃令一門生二兒共輿之

以脚病廢

習鑿齒以脚病廢於里巷符堅滅苻鄧素聞其名與釋道安俱舉而致焉與語大說以其寒疾裁堪半寸

脚短三寸

庚王臺希之弟也希誅將戮王臺子婦宣武弟桓豁女徒跣求

進聞禁不內女厲聲曰是何小人我伯父門不聽我前因突入
號泣請曰庚王臺常因入脚短三寸當復能作賊否宣武曰婿
故自急遂原王臺一門世說

洗脚失財

梁陰子春傳身服垢汚脚數年一洗言每洗脚則失財敗事云
在梁州以洗足致梁州敗

膝火不屈

田承嗣傲狼不軌子儀遣使至魏承嗣西望拜指其膝曰茲膝
不屈於人又奚今為公拜

朱轍方相

婁師德長大而貌異于眾又病足張元一曰為朱轍方相

因寒進諷

姚崇為相張說懼譖毀岐王申款他日崇對於便殿行微寒上
問有足疾乎對曰臣有腹心之疾非足疾也

古今文集

律詩

和周王濡墜馬傷手

蘇子瞻

平生學道已身完豈復兒童私自憐醉墜何曾傷內守色憂當
為念先傳書空漸覺新詩健把解行看樂事全賣却老騶為酒
直大呼鄉友作新年

古詩 係足

謫居三適夜臥濯足

蘇子瞻

長安大雪年束薪抱衾稠雲安市無井斗水寬百憂今我逃空谷孤城嘯鶴鶴得米如得珠食菜不敢留况有松風聲金蘭鳴雙颺瓦益深及膝時復冷煖投明燈一爪剪快若鷹鷂天低瘴雲垂地薄海氣浮土無重腿藥獨以薪水廖誰能更包裹冠履裝沐猴

鬪髀

羣書要語鬪髀頂也

說文

賴顧謂之鬪髀

廣雅

古今事賞

扣問鬪髀

莊子使楚見空鬪髀擊以馬楯而問曰夫子貪生失理而為此乎將有凍餒之患而為此乎語卒援鬪髀見夢曰夫外無君於上無臣於下亦無四時之事與天地為春秋雖南面帝王樂不能過也

枕而臥夜半鬪髀在

未嘗生外

列子適衛食於道從者見百歲鬪髀據蓬而指顧謂弟子百豐曰唯予與彼知而未嘗生未嘗死也

繫着鞍上

王忠先因饑啖入五官將與共從駕出行過家間無何令取道邊外人鬪髀著忠馬鞍上以為戲笑

魏畧

草生鬪髀

陳留周氏婢名興進。入山取糶。夢見一女。語之曰。近在汝頭前。目中有刺。煩拔之。當有厚報。牀頭果有一朽棺。頭穿壞。觸髅墮。地草生。目中便為拔草。內着棺中。以篋塞穿。即於觸髅處得。雙金指環。桓冲之述異記

安青竹上

元和初。市有披麻短女子。長三尺許。咄咄若有所言。每云。子忍萬忍。終酒。決一。場不放。伊。忽。一。日。遇。一。小兒。徑前去。其衣。乃。一。青竹安。觸髅耳。多載子

古今文集

雜著

觸髅說

陳王植

曹子遊乎陂塘之濱。步乎藜穢之藪。蕭條潛虛。經幽踐阻。顧見觸髅塊然。獨居於是。伏軾而問之。曰。子將結纓首劍。殉國君乎。將被堅執銳。斃三軍乎。將嬰茲固疾。命殞傾乎。將壽終數極。歸幽冥乎。叩遺骸而歎。哀白骨之無靈。慕嚴周之適楚。僮託靈以通情。於是伉若有來。恍若有存。影見容隱。厲聲而言。曰。子何國之君子乎。既枉輿駕。愍其枯朽。不惜咳唾之音。而以誓言。子則辯於辭矣。然未達幽冥之情。識歿生之說也。夫歿之為言。歸也。歸也者。歸於道也。歸於道者。身以無形為主。故能與化推移。陰陽不能更。四時不能虧。是故洞於纖微之域。通於恍惚之庭。望之不見其象。聽之不聞其聲。挹之不冲。注之不盈。吹之不凋。噓之不榮。激之不流。疑之不停。寥落冥漠。與道相拘。偃然長寢。

樂莫是踰曹子曰予將請之上帝求諸神靈使司命輟歎反
于骸形於是鬪體長呻廓籍曰甚矣何子之難語也昔大素氏
不仁無故勞我以形苦我以生今也幸變而之死是反吾真也
何子之好勞而我之好逸子則行矣余將歸於太虛於是言卒
響絕神光霧除顧將旋軫乃命僕夫拂以玄塵覆以縞巾爰將
藏彼路濱壅以丹土翳以綠榛存亡之異勢乃宣尼之所陳何
神憑之虛對云死生之心均

鬪體頌

黃魚直

黃沙枯鬪體本是桃李面如今不悉看當時恨不見業風相鼓
擊美自巧笑倩無脚又無眼着便成一片
詩話

戰外鬪體

劉真父詠史云自古邊功緣底事多因屢得欲封侯不如直與
黃金印惜取沙場萬鬪體往往指王韶李憲輩唐人曹松亦云
憑君莫話封侯事一將成功萬骨枯 後村

魂魄

羣書要語精氣為物游魂為變易魂氣歸于天形魄歸于地郊
特牲 氣者神之盛也魂者鬼之盛也 禮記 天氣為魂地氣為魄
淮南子 魂者何謂也魂猶云云也行不休也動則主于情魄者
白也猶着人者也主於性 白虎通 子產曰人生始化曰魂既生
曰魄 左傳 心之精爽是謂魂魄 左傳 師言欲求長生當對服木

藥欲得通神當水火形分形分則自見其身三魂七魄而天地
靈祇皆可接山川之神皆可役也抱朴子
詩句暖湯濯我足剪紙招我魂杜彭衡詩

古今事實

祓除招魂

鄭國之俗三月上巳於溱洧之上招魂續魄秉蘭草祓除不祥
韓詩外傳

魂氣無不之幸芳

延陵季子適齊長子死葬於贏傳之間既封左袒右還其封曰
若魂氣則無不之

魂魄思鄉

漢高祖謂沛父兄曰遊子悲故鄉吾雖都關中萬歲後吾魂魄
猶思沛也

魂魄登山

羊祐與鄒潤甫登峴山垂泣曰我百年後魂魄猶當登此山也
襄陽耆舊傳

古今文集

雜著

招魂

宋玉

朱氏曰招魂者宋玉之所作也古者人歿則以其上服升
屋覆危北面而號曰某某復遂以其衣三招之乃下以覆
尸此禮所謂復而說者以為招魂復魂又以為畫愛之道

而有禱祠之心者蓋猶冀其復生也如是而不生則不生矣於是乃行外事此制禮者之意也而荆楚之俗乃或以是而施之生人故宋玉哀閔屈原無罪放逐恐其魂魄離散而不復還遂因國俗託帝命假巫語以招之以禮言之固為鄙野然其書愛以致禱則猶古人之遺意也是以太史公讀之而哀其志焉若其譎怪之談荒淫之志則昔人蓋已誤其譏於屈原今皆不復論也

朕幼清以孳絜兮身服義而未沫主此盛德兮牽於俗而無歲上無所考此盛德兮長離殃而愁苦帝告曰巫陽曰有人在下我欲輔之魂魄離散汝筮予之巫陽對曰掌寢上帝其命難從若必筮予之恐後之謝不能復用巫陽焉乃下招曰魂兮歸來去

君之相將何為乎。聖功此舍君之樂處而離彼不祥此魂兮歸來東方不可以託此。長人千仞惟魂是索此。十伯代出流金鏤石此。彼皆貴之魂往必釋此。歸來歸來不可以託此。魂兮歸來南方不可以止此。離題黑齒得人肉以祀以其骨為醢此。復蛇秦隸封狐千里此。雄虺九首往來猶怨吞人以益其心此。歸來歸來不可以久淫此。魂兮歸來西方之害流沙千里此。旋入雷淵雍散而不可止此。希而得說其外曠宇此。赤墮若象玄蜂若壺此。五穀不生瘡管是食此。其土爛入求水無所得此。彷徨無所倚曠犬無所極此。歸來歸來恐自遺賊此。魂兮歸來北方不可以止此。增冰峨峨飛雪千里此。歸來歸來不可以久此。魂兮歸來君無上天此。虎豹九關皆善下人此。一夫九首拔木沈于

些豺狼從自從來洗洗些懸人以疾婦投之深淵些致命於帝
 然後得願些歸來歸來往恐志身些魂兮歸來君無下此墮都
 些士伯九約其角齧齧些激厥血毋逐入豎豎些豎豎虎首其
 身若年些此皆其人歸來歸來恐自遺災些魂兮歸來入脩門
 些工祝招君背行先些秦箏齊縷鄭編絡些招具該備求嘯呼
 些魂兮歸來反故居些天地四方多賊姦些像設君室靜問安
 些編堂綴宇繼層軒些層層棟榭臨高山些網戶珠綴刻方連
 些久有深厦夏塗寒些川谷徑復流潺湲些沈風轉蕙泥崇蘭
 些經堂入與珠塵延些砥室翠翹挂神瑤些翡翠珠被爛齊光
 些蕭阿拂壁羅幃張些纂組綺縠結琦璜些室中之觀多以怪
 些蘭膏明燭華容構些二十八時箭射遞代些沈侯淑女多迅裝

此盛鬻不同制實滿宮些容態好此順彌代些綉纈固植寒其
 有意些容容脩態組洞房些娥眉曼睩目騰光些瓊璫貲理璫
 視聯些離榭脩幕侍君之間些翡翠翠帳飾高堂些紅壁沙版
 玄王之梁些仰觀刻桐畫龍些坐堂伏檻臨曲池些芙蓉始
 發雜菱荷些紫莖萍風文綠波些文異豹飾侍波池些軒輶既
 抵步綺羅些彌薄戶樹瓊木離些魂兮歸來何遠爲些室家遠
 宗食多方些稻梁稱麥犂黃梁些太苦職酸辛其行些肥牛之
 臙膳若芳些和醑若苦陳保羹些膾鱗炮羔有柘漿些鵝鵝騰
 鳥煎鵝鷄些裹鵝臙鵝屬而不爽些滌救蜜餌有饗進些饗衆
 瘳功實羽翮些控轡陳歡酬清涼些華酌既陳有瓊漿些歸友
 敬室敬而無妨些肴羞未通女樂羅些徵鍾按鼓造新歌些涉

江採菱發揚荷些美人既醉朱顏此娛光恥視目曾波此披
文服纖麗而不奇些長髮曼鬢豔陸離此一人齊容起鄭舞此
枉若交舞撫案下些碎瑟狂會楨鳴鼓此官庭震驚發激楚此
吳歎恭詭奏木呂此壯女雜坐亂而不分些放傲組纓莊其相
紛此鄭衛妖玩來雜陳此激楚之結獨秀先此飽散象墓有亦
簾此公曹血進道相迫此成臬而率呼五白此晉制澤比費白
日此鏗鍾擺簾揆梓瑟此娛酒不廢沈此湘夜此纈膏明燭華登
錯此結撰至思纈芳微些人有所極同心賦此纈歡盡歡樂此
數此魂今歸來反故居此亂日灑滅發春今湘吾南征業蘋蓀
葉今白芷生路貫廬江今左長薄倚沿陸瀛今遙望博青纈結
翻今齊千乘懸火延起今玄纈丞步及驟處今誘騁先抑纈若

通兮引車右還與王越樓兮課後先君王親發兮憚青兕朱明
承夜兮時不可淹皇蘭被徑兮斯路漸湛湛江水兮上有楓目
極千里兮傷春心魂兮歸來哀江南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後集卷之二十

事文類聚後集

終

詩句 日高丈五睡正濃將軍打門驚周公盧仝我醉欲眠卿且

去明朝有意抱琴來李白醉中有客眠何害須信淵明未苦賢

坡先生骨清少眠睡長夜默坐數更鼓坡日長唯有睡偏宜平

脫紗巾落絛扇坡少思多睡無如我鼻息如雷撼四隣坡已為

物象添詩瘦更被春陰長睡魔石曼卿雲臥衣裳冷杜敲門驚

書睡韓平生睡足處雲夢澤南州杜牧昏昏一覺眠不博早朝

人自雨作枕簟秋官閑省中睡山谷道世名為累留年蘇作魔

後村佳眠未知曉屋角聞晴笑山谷晨雞催不起擁被聽松風

山谷三盃軟飽後一枕黑甜餘坡

古今事實 晝寢

宰予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墻不可污也於予與

臥治

汲黯拜淮陽太守伏謝不受上曰君薄淮陽耶顧淮陽吏民不

相得徒得君重臥而治之

臣足加君腹見隱逸門

頭觸屏風見敬士門

寢藉帝衣

董賢常與上臥起嘗晝寢偏藉上衣袖上上欲起恐動賢乃斷

袖而起

嘲師欲眠見師門

寢中奴縛

彭寵自立為燕王其妻數惡夢又多見變怪五年春寵齋獨在便室倉頭子密等二人因寵臥寢寐共縛寵着牀告外吏云大王齋禁皆使吏休

被酒坐睡

後漢劉寬嘗講經於靈帝前被酒坐睡

嘗憑几寢

王莽軍師外破大臣內叛憂懣不能食但飲酒嚼鰕魚讀軍書倦因憑几寢不復就牀

驚眠便斫

魏武云我眠中不可妄近近便斫入亦不覺左右宜深慎此後佯睡所幸人竊以被覆之因便斫殺自後安眠人莫敢近者

羲皇上人

陶潛戒子書五六月北窗下臥涼風暫至自謂羲皇上人

我眠卿去

淵明貴賤造之者有酒輒談淵明若先醉更語客我醉欲眠卿且去其真率如此

哈臺大鼾

許侍中璩顧司空和俱為丞相從事當夜至丞相府宴二人歡樓丞相便命入已帳眠顧至曉回轉不得快熟許上床便哈臺大鼾丞相顧謂客曰此中亦難得眠處

方臥起迎

謝遺即期夏月嘗仰臥謝公清晨卒來未暇着衣跣出屋外方

事類彙編後集 卷之二十一
躡問訊公曰汝可謂前踞後恭世說

晝寢書裙見書學門

眠悟知姦

何衮為成都令嘗眠睡其覺悟便得姦詐咸畏衮之發擿或以為有術得知之無敢復欺者益部耆舊傳

行亦美睡

夏侯隱母登山渡水閉目美睡同行聞其鼾聲而不蹉跌人謂之彌仙神仙傳

攝心無寐

震旦第四祖攝心無寐宵不至席僅六十年傳燈錄

睡魔

降魔藏禪師傳秀師曰此無山精木怪汝翻作魔耶傳燈錄

睡則半載

陳搏希夷先生每睡則半載或數月近亦不下月餘

鼻息如雷見雷門

睡相

徐光溥為相喜論時事大為李昞所疾光溥後不言每聚議假寐而已時號睡相外史檮杌

睡一局見棊門

古今文集

古詩

狂歌行

杜甫

與君行年校一歲賢者是兄愚者弟兄將富貴等浮雲弟切功名好雄勢長安秋雨十日泥我曹鞞馬聽晨雞公卿朱門未開鎖我曹已到肩相齊吾兄睡穩方舒膝不鞞不巾路曉日男啼女哭莫我知身上細繒身中寶今年思我來嘉州嘉州酒重花繞樓樓頭喫酒樓下臥長歌短歌還相酬四時八節還拘禮女拜弟妻男拜弟幅巾警帶不掛身頭脂足垢何曾洗吾兄吾兄巢許倫一生喜怒長任真日斜枕肘寢已熟啾啾唧唧何為人陳搏隱武當山後居華州雲臺觀多閉門獨臥或累月不起周世宗召入禁中扃戶試之月餘始開搏熟寐如故嘗對御歌云
臣愛睡臣愛睡不臥壇不恭被片石枕頭簔衣鋪地震雷掣電

鬼神驚臣當其時正鼾睡閑思張良悶想范蠡說甚子思德休言劉備這三四君子只是爭閑氣爭如臣向青山頂頭白雲堆裏展開眉頭解放肚皮且一覺睡管甚玉兔東生紅輪西墜

昔有衣冠子金勵問希夷先生曰勵向遊華山欲見先生先生睡未覺亦有道乎先生笑而不言答以詩
二章

常人無所重惟睡且為重舉世此為息魂離神不動覺來無所知貪來心愈用堪笑塵世中不知夢是夢
至人本無夢其夢本遊仙真人本無睡睡則浮雲煙爐裏名為藥壺中別有天欲知睡夢裏人間第十玄

謫居三適午窓坐睡

蘇子瞻

浦團盤兩膝竹几閣雙肘此間道路熟徑到無何有身心兩不見息息安且久睡蛇本亦無何用鈎與手神疑疑夜禪體適劇邪酒我生有定數祿盡空餘壽枯楊不飛花膏澤回衰朽謂我此為覺物至了不受謂我今方夢此心初不垢非夢亦非覺請問希夷叟

午寢

黃魯直

讀書嘗厭煩燕處意坐馳動靜兩不適塵勞敗天倪目昏生黧花耳聾喧鼓鼙沉憂愁五神倦劇委四肢不聊終日堪況乃久遠期投書曲肱臥天游從所之是身入華胥髣髴初時春蚕眠巨海夏蠟化枯枝今之隱几者豈有異子綦覺寐須臾間良亦休我疲迺知太覺夢蓋此德之歸誰為今日是二十二年非

律詩

午睡

陳後主

午醉醒來晚無入夢自驚夕陽如有意偏傍小窻明

午睡

王介甫

簷日陰陰轉林風細細吹脩然殘午夢何許一黃鸝

宿村家亭子

賈島

山頭井是溪中石井底泉通竹下池宿客不眠過夜半獨開山雨到來時

車蓋亭

蔡持正

紙屏石枕竹方床手倦拋書早夢長睡起荒然成獨笑數聲漁笛在滄浪

書寢

紅塵席帽烏韉裏想見滄州白鳥雙馬齒枯筭喧午枕夢成風雨浪翻江

黃魯直

書寢

食罷茶甌未要深清風一榻抵千金腹揜鼻息庭花落還書平生未定心

蘇子瞻

懶起

半記不記夢覺後似愁無愁情倦時擁衾側臥未收起簾外落花撩亂飛

邵堯夫

齋居

青奴白牯靜相宜老罷形骸不自持倚枕南窗深閉閣臥聽幾

陳無已

竹雨來時

深院

鵝兒啞唳梳黃鬢蜂子輕盈膩粉腰深院下簾人晝寢紅蕖微架碧芭蕉

楊廷秀

初夏午睡

梅子留酸軟齒牙芭蕉分綠與窗紗日長睡起無情思閑看兒童捉柳花

楊廷秀

春睡

別院簾昏掩竹扉朝鞋未解接春暉身如蟬蛻一榻上夢似楊花千里飛嗒爾暫能離世網陶然直欲見天機此中有德堪爲頌絕勝人間較是非

蘇子美

夢

羣書要語占夢掌其歲時觀天地之會陰陽之氣以日月星辰占六夢之吉凶一曰正夢二曰噩夢三曰思夢四曰寤夢五曰喜夢六曰懼夢春官召彼故老訊之占夢正月陰氣壯則夢涉大水而恐懼陽氣壯則夢涉大火而燔煬浮虛為疾者則夢揚沉實為疾者則夢溺列子真人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大宗師至人無夢文中子數遇惡夢一曰魂妖二曰心賊三曰尸賊夢覺以左手躡人中二十七遍啄齒二十七遍反凶成吉夜遇善夢覺當摩目二十七遍齒二十七遍真誥

古今事實

夢遊華胥

黃帝夢天下之不洽竭聰明盡智力焦然饑色奸黷昏然五臟異感於是放萬機退而閒居太庭之館齋心服形三月不親政事晝寢而夢遊於華胥氏之國其國無帥長自然而已其民無嗜欲自然而已不知樂生不知惡死故無夭殤不知親已不知疎物故無愛憎棄空如履實寢虛若處寐雲霧不礙其視雷霆不亂其聽神行而已黃帝既悟恬然自得曰今知至道不可以精求矣又二十有九年天下大治幾若華胥氏之國而帝登假列子

夢風后力牧

黃帝夢太風吹天下之塵垢皆去又夢人執干鈞之弩驅羊數

萬群帝寤而歎曰風為號令執政者垢去土解清治者天下豈有姓風名后者哉夫千鈞之弩異力能遠者也驅羊數萬群是能善牧者也天下豈有姓力名牧者於是依一夢之占而求之得風后于海隅登以為相得力牧於大澤進以為將世紀

夢人負鼎

湯思賢夢見有人負鼎抗俎對已而笑寤而占曰鼎為和味俎者割裁天下豈有人為吾宰者哉世說

夢得良弼

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巖王曰夢帝賚予良弼

夢與九齡

周文王謂武王曰汝何夢美對曰夢帝與我九齡文王曰女以

為何也武王曰西方有九國君王其將撫諸文王曰非也古者謂年齒齒亦齡也我百爾九十吾與爾二焉文王九十七而終武王九十三而終文王世子

考牧夢魚

宣王考牧詩牧人乃夢眾維魚矣桃維旒矣大人占之眾維魚矣實維豐年旒維旒矣室家溱溱無羊

考室夢熊

宣王考室詩吉夢維何維熊維罴男子之祥維虺維蛇女子之

夢天壓已

初穆子去叔孫氏及庚宗遇婦人使私為食而宿焉問其行告之故哭而送之適齊娶于國氏生孟丙仲壬夢天壓已弗勝顧

而見人黑而上僂深目而猴喙號之曰牛助余乃勝之且而皆
召其徒無之且曰志之宜伯曰魯以先子之故將存吾宗必召
女召女何如對曰願之矣魯人召之不告而歸既立所宿庚
宗之婦人獻以雉問其姓對曰余子長矣能奉雉以從我乎召
而見之則所夢也未問之名號之曰牛曰唯皆召其徒使視之
遂使爲整 昭四

夢祖道

楚子成童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之太宰遠啓疆來召公公將往
夢襄公祖梓慎曰君不果行襄公之適楚也夢周公祖而行今
襄公實祖君其不行子服惠伯曰行先君未嘗適楚故周公祖
以道也襄公適楚矣而祖以道君不行何之三月公如楚 昭七

夢黃熊

鄭子產聘于晉晉侯有疾韓宣子逆客私焉曰寡君寢疾於今
三月矣竝走群望有加而無廖今夢黃熊入于寢門其何厲鬼
也對曰以君之明子爲大政其何厲之有昔堯殛鯀於羽山其
神化爲黃熊以入于羽淵實爲夏郊三代祀之晉爲盟主其或
者未之祀也乎韓子祀夏郊晉侯有問賜子產莒之二方鼎 昭七

夢立子

衛襄公夫人姜氏無子嬖人媯始生子孟縶孔成子夢康叔謂已
立元余使羈之孫圉與史苟相之史朝亦夢康叔謂已余將命
而子苟與孔烝鉏之曾孫圉相元史朝見孔成子告之夢夢協
故立靈公 昭七

夢蘭見誕子門

結草夢報見報德門

夢一豎子見醫門

夢吉而凶

主父若榮之歌叔孫豎之兆似有其實矣卒基莫天之禍

夢奠兩楹見祭奠門

夢射月

晉呂錡夢射月中占之曰姬姓日也異姓月也必楚王也左

夢鹽腦

晉侯夢與楚子博楚子伏已而鹽其腦子犯曰吉我得天楚伏其罪吾其柔之

夢為鳥

宋昭公夢為鳥味加於南門尾加於北門曰予夢必立

夢周公

孔子曰其美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

夢中占夢

長吾子謂瞿鵲曰夢飲酒者旦而哭泣夢哭泣者旦而田獵方其夢之不知其夢中之夢又占焉無異寤也固乃非常人之所知莊子

夢為蝴蝶見蝶門

夢神龜見龜門

夢高唐見美女門

夢游鈞天

趙簡子疾五日不知入及寤語大夫曰我夢之帝所游於鈞天廣樂九鸞萬舞其聲動人也史

夢蕉覆鹿

鄭人有薪於野者遇駭鹿擊而斃之恐人見之也遽而藏諸墮中覆之以蕉不勝其喜俄而遺其所藏之處遂以為夢焉順途而詠其事傍人有聞者用其言而取之既歸告其室人曰向薪者夢得鹿而不知其處吾今得之彼直直夢者矣室人曰若將是夢見薪者之得鹿耶詎有新者耶今其得鹿是若之夢真耶夫曰吾據得鹿何用知彼夢我夢耶其妻又疑其為夢薪者歸復其直夢藏之之處又夢得之之主案所夢而尋得之遂訟而

爭之歸之士師士師欲二分之以聞鄭君皆互有夢覺之說和國曰欲辨夢覺惟黃帝孔丘列子

夢乘赤龍

光武召馮異曰我昨夜夢乘赤龍上天覺悟心中動悸異因下席拜賀曰此天命發於精神也遂與諸將議定上尊號東觀漢記

一夢捫天

和喜鄧后嘗夢捫天以訊占夢言堯舜攀天而上湯反舐天皆聖王之夢

夢吐白鳳

見賦門

夢登天門

陶侃夢生八翼飛而上天見天門九重比登其八唯一門不得

入闈者以秋擊之因墜地折其左翼

夢遷太守

鄧殷為淮南太守夢行水邊見一女子虎在後來盪斷鬢囊占者以為水邊有女汝字也斷鬢囊者新虎頭代舊虎頭也果遷汝陰

夢舞拍手見火災門

夢狼噉脚

索統傳郡功曹張邈嘗奉使詣州夜夢狼噉一脚統曰脚內被噉為却字會東虜反遂不行

夢竿中天

索統傳張斌當舉孝廉夢竿中天統曰此未字也斌果停

夢牛

蜀蔣浣夜夢牛頭懸在門下流血滂沱趙直曰見血者事分明也牛角及鼻公字之象位當為三公果為中書令

夢松生腹

吳丁固為尚書夢松生其腹上謂人曰松字乃十八公也後十八歲吾其為公乎卒如夢焉孫皓傳

夢二刀

王濬夢二刀於梁上又益二刀李毅賀曰明府其臨益州乎卒如其言

夢棺夢糞

或問殷浩將治官而夢棺將得財而夢糞何也曰官本臭腐財

本糞土人以為名言

夢日繞城

晉明帝微行祭王敦營壘敦正晝寢夢日環其城驚起曰此必黃鬚鮮卑奴也

夢椽筆

王珣夢人以大筆如椽與之語人曰此當有大手筆事

夢紫文鸞

張薦祖鸞為兒時夢紫文木鳥五色成文止其庭太父曰吾聞五色赤文鳳也紫文鸞鸞也若壯殆以文章瑞朝廷乎

三夢芻狗

魏文帝以周宣為中郎屬太史嘗有閔宣曰吾昨夜夢見芻狗

其占何也宣曰君得美食耳有項出行果遇豐膳後又問曰昨夜復夢芻狗何也宣曰君隨車折脚宜戒之果如宣言後又問昨夜復夢芻狗何也宣曰君家失火當善護之俄遂火起問曰前後三時皆不夢也聊試君耳何以皆驗宣曰此神靈動君使言故謂真夢無異又問宣曰三夢芻狗而其占不同何也宣曰芻狗者祭神之物故君始夢當得飲食祭祀既訖則芻狗為車所鑿故中夢當隨車折脚車鑿之後必載為糞故後夢憂失也

夢筆

夢破心

夢剖腸並見文章門

夢雙陸見博門

夢君別臣

魏證疾太宗夢與證別既寢流涕是夕證卒故白居易撰御製碑文云昔高宗得良弼於夢中朕今失賢臣於覺後

夢父類子見姓名門

神祠謁夢

裴寂過華山祠祈神自卜夜夢老人謂曰君年踰四十當貴

夢手捧天見天門

古今文集

雜著

論夢生於想

衛玠問樂令夢云是想樂曰形神不接豈是想耶衛曰因也樂

曰未嘗夢乘車入鼠穴持螯啖鐵杵皆無想無因故也衛思不
得成病樂為解析即瘥樂嘆曰此兒胸中必無膏肓之疾

東萊呂氏曰形神相接而夢者世歸之想形神不接而夢者世
歸之因因之說曰因羊而念馬因馬而念車因車而念蓋固有

牧羊而夢鼓吹曲蓋者矣是雖非今日之想實因於前日之想
故因與想一說也信如是說無想則無因無因則無夢舉天下
之夢不出於想而已矣然叔孫穆夢豎牛之貌於牛未至之前
曹人夢公強之名於強未生之前是果出於想乎果出於因乎
雖然起樂廣於九原吾知其未必能判是議也傳議

古今上夢

漢藝文志七略雜占十八家以黃帝長柳占夢十一卷其德長

柳占夢二十卷為首其說曰雜占者紀百家之象候善惡之證
眾占非一而夢為大故周有其官周禮太卜掌三夢之法一曰
致夢二曰觴夢三曰咸陟鄭氏以為致夢夏后氏所作觴夢商
人所作咸陟者言夢之得周人取焉而占夢專為一官以日月
星辰占六夢之吉凶其別曰正曰噩曰思曰寤曰喜曰懼季冬
聘王夢獻吉于王王拜而受之及舍萌于四方以贈惡夢舍萌
者猶釋米也贈者送之也詩書禮經所載高宗夢得說周文王
夢帝與九齡武王伐紂夢協朕卜宣王考牧牧人有能熊虺蛇
之夢召彼故老訊之占夢左傳所書尤多孔子夢坐奠於兩楹
然則古之聖賢未嘗不以夢為天是以見於七畧者如此魏晉
方技猶時或有之今人不復留意此卜雖市井妄術所在如林

亦無一人以占夢自名者其學殆絕矣容齋隨筆

枕中記

沈既濟

開元七年道士呂翁者得神仙術行却鞆道中息邸舍隱囊而
坐俄見少年盧生衣短褐乘青駒亦止邸中與翁言笑盧生顧
其衣裝敝蕪乃歎曰大丈夫生世不諧因如是也翁曰子談諧
方適而歎其困何也生曰吾常志于學自惟青紫可拾今已過
壯猶勤畝畝非困而何言訖而目昏思寐時主人方蒸黍翁乃
探囊中枕以授之日子枕吾枕當令子榮適如志其枕青磁而
竅其兩端生俛首就之見其竅漸大明郎乃舉身而入遂至其
家數月娶清河崔氏女女容甚麗生質愈厚明年舉進士登第
釋褐轉渭南尉俄遷監察御史轉起居舍人知制誥三載出典

唐文苑英華卷之三十一 枕中記 沈既濟

事文類聚後集 卷之二十一
同州遷陝牧移節汴州領河南道採訪使徵為京兆尹是歲神
武皇帝方事戎狄除御史中丞河南道節度大破戎虜歸朝冊
勳恩禮極盛轉吏部侍郎遷戶部尚書兼御史大夫為時宰所
忌以飛語中之貶端州刺史三年徵為常侍未幾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同列復誣與邊將交結圖不軌下制獄中官為保之戒
死投驩州數年帝知寃復進為中書令封燕國公生五子有孫
十餘人後以年逾八十病薨盧生久伸而寤見其身方偃於邸
舍呂翁坐其傍主人蒸黍未熟生蹶然而興曰豈其夢寐也耶
翁謂生曰人世之適亦如是矣生撫然良久謝曰夫寵辱之道
窮達之運得喪之理成生之情盡知之矣此先生所以窒吾欲
也敢不受教稽首再拜而去

大槐宮記

陳翰

淳于棼家廣陵宅南有古槐生豪飲其下因醉致疾一友扶生
歸臥夢一玄衣使者曰槐安國王奉邀生隨一使上車指古槐
入一穴中木城朱門題曰大槐安國有一騎傳呼曰駙馬遠降
引生升廣殿見一人衣素練服朱華冠令生拜王王曰前奉賢
尊命許令女瑤芳奉事君子有仙姬數十奏樂執燭引導金翠
步障玲瓏不斷至一門號脩儀宮一女子號金枝公主儼若神
仙交驩成禮情禮日洽王曰吾南柯郡政事不理屈卿為守勅
有司出金玉錦綉僕妾車馬施列廣衢餞公主行夫人戒子曰
淳于郎性剛好酒為婦之道貴在柔順爾善事之生累日王郡
有官吏僧道音樂來迎下車省風俗察疾苦郡中大理凡二十

載百姓立生祠王賜爵錫邑位居令輔生五男一女榮盛莫比
公主遇疾而薨生請護喪赴國王與夫人素服慟哭於郊備儀
羽葆鼓吹葬主于盤龍岡生以貴戚威福日盛有人上表云玄
象謫見國有大恐都邑遷徙宗廟崩壞事生蕭牆時識以生借
侈之應王因命生日卿可暫歸本里一見親族諸孫無以為念
復於使者送出一穴遂寤見家僮擁篲于庭一客濯足于榻
斜日未隱西垣餘尊尚湛東牖因與一客尋古槐下穴洞然明
朗可容一榻上有土壤為城廓臺殿之狀有蟻數斛二大蟻素
翼朱首乃懷安國主又窮一穴直上南枝群蟻亦處其中即南
柯郡也又一穴盤屈若龍蛇狀有小墳高尺餘即盤龍山岡也
生追想感歎遽遣掩塞是夕風雨暴發且視其穴遂失群蟻莫

知所之國有木恐都邑遷徙此其驗矣

財貨銘

李瑩

暇日讀夢書則曰夢虺夢獲者獲財因以銘之

財貨將至夢寐可尋或穢或虺乃玉乃金穢可親歟虺可玩歟

敢獻斯銘以激貪夫

律詩

疑夢

王維

莫驚寵辱非憂喜莫計恩讎浪苦辛黃帝孔丘何處問安知不
是夢中身

春夢

岑參

洞房昨夜春風起遙憶美人湘江水枕上片時春夢中行盡江

南數千里

夢

王介甫

黃梁欲熟且留連，
護道春歸莫悵然。
蝴蝶豈能知夢事，
蘧蘧飛墮晚花前。

書足林院窗

王介甫

竹鷄呼我出華胥，
起滅篝燈擁廢爐。
試問道人何所夢，
但言渾忘不言無。

書懷

王介甫

三年衣染禁城塵，
撫事茫然愧古人。
明月滄波江萬頃，
扁舟長載夢中身。

絕句

劉貢父

青苔滿地初晴後，
綠樹無人晝夢餘。
惟有南風舊相識，
徑開門戶又翻書。

睡起，卽事書御史臺壁

陳洙

清朝無事諫童疎，
多病長年臥直廬。
惆悵平生不如夢，
春來三度到溪居。

絕句

蘇子美

別院深深夏簾清，
石榴開遍透簾明。
樹陰滿地日亭午，
夢覺流鶯時一聲。

笑

羣書要語：
啞笑也。至大笑也。
聽笑貌。欣笑喜也。
說文：莞爾而笑。

事文類聚後集

卷之二十一

十九

論語 嗚呼終日 笑也 被康琴賦 是故哂之 哂亦作矧 笑至
甚為矧 語 軒丑 刃 然而笑 莊子 俯而掩口 盧誦而笑 後應劭傳
粲然皆笑 左昭 適爾而笑 賓戲 笑言啞啞 萃卦 撫掌歡笑 晉武
紀 掀髯一笑 坡集 盧明 絕倒 歐集 下士聞道 大笑之 不笑不足
以為道 老子 桓子新論曰 關東語曰 人聞長安樂 則出門西向
而笑 論衡 人生上壽百歲 中壽八十 下壽六十 病瘦死喪憂患
其中開口而笑者 一月之中 不過四五日而已 莊子 合坐皆笑
謂之哄堂哄堂笑不罰 唐三院制
詩句 仰天大笑出門去 我輩豈是蓬蒿人 蘇軾 嫣然一笑百媚生
長恨歌

古今事實

戎常寇周 幽王擊鼓 諸侯皆至 褒姒大悅而笑 王欲褒姒之笑
數擊鼓 而諸侯至 無寇 及真寇至 擊鼓而諸侯不至 遂為我所
滅 春秋

使者遭笑

季孫行父 禿 晉卻克 跛 衛孫良夫 眦 曹公子 首 僕 同 聘於齊 齊
使禿者 御禿者 跛者 御跛者 僕者 御僕者 蕭同叔子 處臺而笑
之 客不悅 谷梁傳

時然後笑

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 對曰 夫子時然後笑 人不厭其笑

斬笑僮者

事文類後集 卷之二十一 二十

平原君家勝樓臨民家民家有覺者擊散音姍行汲平原美人
居樓上見大笑之明日覺者詣平原請曰臣聞君之喜士而賤
妾臣願得笑臣者願平原君笑應曰諾居半歲賓客去者過半
於是平原君乃斬笑覺者其後門下乃復相來

教戰斬笑 見寵妾門

作齟齬笑

梁冀妻孫壽能作齟齬笑以為媚惑 詳見淫婦門

大笑纓絕

楚大發兵加齊齊王使淳于髡之趙請救兵資金百斤車馬十
馬淳于髡仰天大笑冠纓索絕

射雉妻笑 見美女門

笑人寂寂 見志氣門

大笑汚憤

魏太祖為入佻易無威儀每與人談論戲美言論盡無所隱及
歡悅大笑至以頭沒杯案中肴膳皆沾汚巾憤曹操別傳

體貌多笑

蜀譙周體貌朴素性推誠不飾初見丞相亮左右皆笑既出有
司請推笑者亮曰孤尚不能忍况左右耶

嗔笑不同

宋謝莊代顏峻為吏部尚書峻毅不可犯莊有喧訴常懼笑答
之時人語曰顏吏部嗔而與人官謝吏部笑而不與人官

無怒好笑

孫登性無恙怒人或投諸水中欲觀其怒登既出便大笑

墮水而笑見風濤之險明

人笑齒冷

樂預傳曰此事人笑褚公至齒冷無為効也

笑中有刀

李義府容貌温恭與人語必嬉怡微笑而狡險忌克故時人謂

義甫笑中有刀

恐婢妾笑見問病門

笑比河清

包孝肅峭嚴未嘗有笑容人謂包希仁笑比黃河清墨客揮犀

笑面似靴皮

田元均在三司深厭于請不欲峻拒每温頰強笑以遣之嘗曰
作三司使數年直笑得面似靴皮

古今文集

雜著

二笑圖贊取見排優門

蘇子瞻

彼三士者得意忘言盧胡一笑其樂也天夫嗟比小童麋鹿但猿
爾各何如亦復粲然萬生紛綸何鄙何妍各笑其笑未知孰賢

答王載言書

李翱

韓退之曰唯陳言之務去假令述笑哂之狀曰莞爾則論語言
之矣曰啞啞則易言之矣曰粲然則穀梁子言之矣曰傲爾則
班固言之矣曰輟然則左思言之矣吾復言之與前文何以異

嘯

羣書要語其嘯也歌注屋口而出聲也江有沈嘯吹聲雜字解

古今事實

倚柱而嘯

魯漆室之女過時未適人倚柱而嘯傍人聞之心莫不為之慘者鄰婦從之遊曰何嘯之悲也子欲嫁乎吾為子求偶漆室女曰吾意為不嫁之故而悲哉憂吾君老太子少矣列女詳見愛國門

但坐嘯

後漢成瑨為南陽太守委功曹吳晜郡中謠曰南陽太守吳公今孝弘農成瑨但坐嘯

抱膝長嘯

諸葛亮在荆州遊學每晨夜常抱膝長嘯

岍情嘯詠

謝奕桓温辟為安西司馬猶推布衣之好在温座岍情嘯詠無異常自温曰我方外司馬

掩鼻長嘯

桓宣穆使入尋廬山見一人謂之曰君過前嶺必逢一牛火相隨長嘯試要問之若不與言者可速去此人過嶺果見一牛火以袂掩鼻長嘯狀如惡鼻呼不與言尋陽記

倚拖長嘯

王廙字世將倚拖樓長嘯補氣甚逸王道謂使亮曰世將為傷

時識事亮曰正足舒其逸氣耳

蘇門長嘯

阮籍性樂酒善嘯聲聞數百步籍嘗箕踞嘯歌酣飲自若時蘇
明山中忽有真人在焉籍親往尋其人擁膝巖顛遂登嶺從之
箕坐相對籍乃商略終古以問之佗然不應籍因對之長嘯有
間彼又斷然笑曰可更作籍乃為嘯意盡退還半嶺嶺顛嘯然
有聲若數部鼓吹顧瞻乃向人之嘯也

登樓清嘯

劉越石為胡騎所圍城中窘迫劉乘月登樓清嘯胡騎聞之皆
凄然長歎

不廢我嘯見齒門

長嘯呼風ヲ

趙炳嘗臨水從船人乞渡船人不許炳乃張蓋坐其中長嘯呼
風亂流而濟搜神記

長嘯公見賦門

古今文集

雜著

嘯賦

晉成公綏

逸群公子體竒好異傲世忘榮絕棄人事於是延友生集同好
精性命之至機言道德之玄奧觀躋俗而遺身乃慷慨而長嘯
發妙聲於丹唇激哀音於皓齒響抑揚而滄轉氣衝鬱而標起
協黃鍾於清角雜宮商於流徵飄遊雲於泰清集長風乎萬里

事文類聚卷之二

二日冬



